

滑稽小說大觀之二

瘟生日記



上海滑稽編輯社出版

沈叙

蘇君海若携非我廛所著之廛生日記過予。囑予爲序。予閱之笑曰。旣作廛生日記矣。曷爲以非我廛名。旣名非我廛矣。曷能描摹其廛狀。模擬其廛態。作廛生日記者。我安能信其非廛哉。非我廛。殆不自承其廛耳。惟真廛者。始自諱其廛。蕩婦之有外遇者。必曰我貞潔。小學生之逃學者。必曰我勤讀。官吏之私征陋規者。必曰我清廉。著廛生日記而以非我廛名。何以異此。雖然。廛人必不能免之。階梯也。世風衰薄。人有遇事未經歷而設施。偶誤者。率加之以廛。人非生而知之者。天下之事無限。非所素習者。安能一一預悉。其內蘊而一一執相當手段以應付之哉。是涉世之物。雖遇事謹慎力避廛生之名。而廛生之加有不能如我意者。今之有號不廛人。亦不以廛生加之者。非真不廛也。已脫廛之階梯耳。是我安敢以非我廛爲終廛哉。我又安敢仍以非我廛爲廛哉。非我廛之作廛生日記。殆回泝其廛時之所作。一一以記之。

耳。今。固。非。癩。也。今。固。已。脫。癩。之。階。梯。也。故。以。非。我。癩。自。名。我。仍。以。非。我。癩。爲。癩。者。我。則。癩。耳。非。我。癩。何。癩。也。癩。梯。之。經。常。人。均。不。能。免。有。能。免。者。惟。閱。非。我。癩。之。癩。生。日。記。可。味。其。癩。言。而。自。警。舉。其。癩。狀。而。自。戒。於。出。乎。見。癩。生。日。記。而。不。癩。則。初。涉。世。者。又。安。能。一。刻。離。癩。生。日。記。哉。於。以。知。癩。生。日。記。之。造。福。於。我。曹。爲。至。大。也。若。其。文。字。之。簡。潔。造。意。之。高。遠。閱。者。自。能。知。之。不。容。予。之。喋。喋。已。是。爲。序。時。

民國九年三月瘦腰郎沈蓮儂序於海上亭亭之亭

自序

余草廛生日記竟。客有問於予曰。子之作此書。亦欲自命爲著作家。以文字取媚當世耶。東施效顰。益形其醜。多見其不自量耳。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余何人斯。烏敢以著作家自命。年來奔走四方。久疏楮墨。今年春。乃養疴海上。日與二三同志。蒿一盞茗。敲一局棋。忽忽已十閱月矣。日覩一斑。走肉行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將其乃祖乃宗。積下之造孽錢。揮耗殆盡。詡詡然自命爲花叢老手。香國健兒。一旦牀頭金盡。則白眼相加。桑榆難收。恨成千古。嗚呼。若而人者。僉廛生之流亞也。余之草是書。雖係空中樓閣。然非盡屬子虛。世之如廛生者。閱我書而猛然悔悟。則不虛此書之作矣。若曰。以文字媚人。則我豈敢。

民國九年三月非我廛序於滬北探香閣

瘟生日記自序

觀之稽二大瘟生日記目錄

- | | | |
|-----|------|-----|
| 第一章 | 賀年醜態 | 元日日 |
| 第二章 | 天門先生 | 初二日 |
| 第三章 | 肉麻主義 | 初三日 |
| 第四章 | 失利求利 | 初四日 |
| 第五章 | 差了路頭 | 初五日 |
| 第六章 | 蘇臺小住 | 初六日 |
| 第七章 | 拖泥帶水 | 初七日 |
| 第八章 | 妖姬雀戰 | 初八日 |
| 第九章 | 酒色關頭 | 初九日 |
| 第十章 | 戲園趣劇 | 初十日 |

瘟生日記目錄

- | | | |
|-------|------|------|
| 第十一章 | 新聞竹槓 | 十一日 |
| 第十二章 | 快遞詐病 | 十二日 |
| 第十三章 | 鬼話連篇 | 十三日 |
| 第十四章 | 陪了夫人 | 十四日 |
| 第十五章 | 餅中惡計 | 十五日 |
| 第十六章 | 結拜兄弟 | 十六日 |
| 第十七章 | 黃鶴飛去 | 十七日 |
| 第十八章 | 女拆白黨 | 十八日 |
| 第十九章 | 被困羣雉 | 十九日 |
| 第二十章 | 真打茶碗 | 二十日 |
| 第二十一章 | 雞味初嘗 | 二十一日 |
| 第二十二章 | 竹槓小試 | 二十二日 |

第二十三章	麵之講究	二十三日
第二十四章	野雞出局	二十四日
第二十五章	邑廟遇艷	二十五日
第二十六章	冒失受辱	二十六日
第二十七章	傷不忘情	二十七日
第二十八章	不速麗姝	二十八日
第二十九章	病榻殷勤	二十九日
第三十章	嫖之經驗	三十一日
第三十一章	病人受騙	二月初一日
第三十二章	曲辯得情	二月初二日
第三十三章	番菜出醜	二月初三日
第三十四章	誤投醫院	二月初四日

癩生日記 目錄

第三十五章	新舊半齋	二月初五日
第三十六章	最後損失	二月初六日
第三十七章	桃花人面	二月初七日
第三十八章	回頭是岸	二月初八日

滑稽之大瘟生日記

非我瘟著
蘇海若評

瘟生姓金。名木林。其父曰土生。早逝。世居鎮江之下鄉。詎鎮約三十里之溫家村。村中有私塾一所。塾師名頑夫。年已不惑。與土生爲金蘭交。木林幼時。卽從頑夫讀。越六七年。木林之學大進。除四子書外。加誦唐詩三百首。故不時聞詩。云子曰聲。土生本米商起家。積資頗巨。木林少時喜賭博。好女色。云雖死不易其宗旨。某日在頑夫案上。偶見申報一紙。說得天花亂墜。光怪迷離。新世界地底通天。大世界天上有路。忽心頭怦動。欲往上海。一擴眼界。然木林足跡未及市鎮。乃與其妻措商。初不許。木林強欲行。其妻亦無可如何。臨別時叮嚀曰。去上海時須請少秋哥爲伴。方不致受苦。少秋者。木林之表兄也。經商在申。已閱多年。去年春。乃拼當一切而去。嘗有日記一冊。內中情節頗堪發矇。亟錄之以博一粲。

第一章 賀年醜態 元旦

余自呱呱墜地已歷二十五元且此二十五元且中生於斯長於斯游於斯學於斯足跡未及城郭思之深自慚怍每欲一展鵬翼作四海游可恨我妻輒牽掣不許昨日在頑夫先生處偶談及上海如何熱鬧如何繁華心爲之往神爲之馳余遊申之熱度已達沸點必欲一達目的而後已本擬即日啟行奈鄉間俗禮每於元且日須往各處賀年上午易新衣梳髮辮往岳家岳父已外出岳母同二三女郎羣集作擲骰戲見余至均起立與余行禮若有限無限深情而欲與余話談者惟余與諸女郎素不相識故一時雖有萬語千言以岳母在前不敢唐突乃強作莊嚴態度然余見此娟好女郎魂靈兒已飛去半天矣乘岳母不注意卽裝腔作勢以斌媚之乃年齒最長之女郎謂岳母曰彼何人斯垂豚尾作此奇形怪態幾欲令人作三日嘔語未已一女耶又曰個人目灼灼如賊真令人難堪也余聞之不啻冷水臨頭當頭棒喝

幾欲飽以老拳。幸岳母在旁亟止之。曰：此非外人，乃老身第三婿也。諸女郎聞岳母言，始起立一笑，且向余謝過。岳母又顧謂余曰：此二女均爲老身外甥女，向在上海某女校肄業，彼姝卽校中之同學友也。今日亦賀年而來。余聞岳母言，亦一笑置之。且彼女郎者，均娟麗如天人，奚忍計較。乃問最長之女郎曰：余久慕上海爲全國最繁華之地，此語果有之乎？且余欲一臨勝地，不識女士能語我以上海之勝景否？女郎笑謂余曰：君欲遊上海乎？上海十分危險，車塵馬跡，在在堪虞。電綫鐵軌縱橫交錯，稍一不慎，卽受其害，更可怖者，紅頭黑炭，僵立街衢，偶一失規，卽押將官裏去。故君若去時，處處須留意。然更有可樂者在也。上海各處夷房高矗，望衡對宇，密如蜂窠。各店鋪中，誇靡爭奇，鏤金錯采，五洲精髓，萬國菁英，靡不會萃於此。笙歌徹夜，燈火連天。故遊其地者，無不心曠神怡，大有樂不思蜀之概。余聞女郎一席話，喜得手舞足蹈，舌爲之咋，乃躍然起曰：上海地方果若是之有趣乎？語時適岳父

亦至。余乃說幾句恭喜發財等吉利語。語畢，又告以赴申事。岳父叮嚀曰：汝至上海，須事事留意，幸勿作瘟生。余亟問曰：何謂瘟生？曰：瘟生者，卽阿木林也。余更不知何所謂。阿木林，岳父又曰：阿木林者，卽阿土生也。余茫然不知頭路，且不欲聽此無謂之閑語。乃匆匆告別。臨去時，諸女郎對余秋波一轉，無限含情。余不禁高聲朗吟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諸女郎聞此吟聲，大呼瘟生。瘟生不止，余終不知瘟生兩字作何解釋也。旣歸，將赴申之事，商諸余妻。詎知伊乃大爲不然，謂余曰：常聞人言上海小流氓折白黨甚多，稍不經意，卽受其累。且君雖長大如許，足跡未逾十里外，一旦遠行，則種種規則，豈能盡知之乎？余聞妻言，心頗忐忑，已而自忖曰：大丈夫何處不可去？余到申後，更欲往他處遊歷，以廣眼界也。乃謂妻曰：余志已決，幸勿多言。將來遊畢，回鄉將各種奇異之情狀語卿可耳。吾妻亦不復言。余心乃大樂。

海若曰。天之生人。本無以異。圓其顛。方其趾。同具肢體。同能操作。而名之曰瘟生。不無駭異乎。然觀其初見女郎時。卽裝腔作勢。鬼臉相迎。瘟生之。瘟可知矣。雖然。今日之如木林者。比比皆是。安得有千百好女郎。一一吐罵之耶。

第二章 天門先生 初二日

好事多磨。老天厄我。模糊春雨。撩亂春心。今日預備啟行。昨夜未曾熟睡。詎知拼當已畢。正欲出門。不料天公惡作劇。初則細雨濛濛。繼乃淫雨霏霏。鎮日不已。無可奈何。乃往西鄰茶店。藉以解寂。既進店門。見人如山。積羣集一桌上。始知係押牌九也。衆人見余至。僉面形喜色。各表其歡迎狀。有名我爲瘟先生者。有稱我爲木林哥者。有竟喁喁私語曰。瘟生來矣。瘟生來矣。然余終不知瘟生兩字之意義。既進賭場。亦加入團體中。蓋余素日不化一文錢。惟在賭博上。雖輸數十百元。毫無吝惜。故一般賭徒。見余入場。均表歡迎。惟

余不知何故。每賭必輸。十日中竟無一日能勝者。卽今日勝矣。勝者少。而明日必大敗。我妻常苦口勸余。勿入賭場。蓋每賭必敗。不如將所負之錢。易以吃着之。爲受用也。其言雖是。然性之所好。終不願改弦更張。而聽婦人之言。且一般賭友。常勸余入局。每謂余曰。古人說得好。婦人之言。萬不可聽。故我妻雖終日嘮叨。余必以其言爲河漢也。余旣入賭場。初則輸去十餘元。後乃反勝四十餘元。蓋余之押牌九。與常人異。人皆喜押上門。或下門。看中眼子。然後押下。余則不然。喜押天門。孤故一般賭友。喚我曰。天門先生。更可笑者。有一般賭友。名我爲臘燭先生。賭畢回家。適家中已近晚膳。時間余又念及赴申事。而雨較上午更大。諒明日必難天晴。膳旣畢。心殊悵悵。乃和衣而臥。夢中恍惚。見無數紅頭黑趾碧眼黃鬚之外國人也。海若曰。人能不聽婦人言。果屬好處。然愚者千言。或有一得。婦人之言。非必盡屬不可聽。特聽之。須得其當耳。

賭博。本非正當事業。呼盧喝雉。一擲千金。而瘟生好之。至死不悟。名之以臘燭先生。且甘心焉。嗚呼。瘟生。胡瘟之若是耶。

第三章 肉麻主義 初三日

雨仍未止。余妻不知何故。今日臥床不起。口中大呼腹痛。想係分娩之期已近。蓋余結婚五載。尙未產育一兒。初婚之第一年。本不知所謂夫妻主義。我妻見余常以眼淚洗面。余終不能洞悉其若何痛苦。一年後。余往岳家。幸岳母將個中情節告余。始恍然大悟。歸後果妄試之。我妻乃大樂。嗣後不見戚容。且常形喜色。上年夏月起。不思飲食。喜嘗酸味。日必嘔吐二三次。余以其病也。乃延醫診治。醫者診脈既畢。笑謂余曰。恭喜先生尊夫人得喜矣。脈勢甚滑。此乃喜脈。產麟之期已近。余聞醫者言。一時十分愉快。嗣後我妻之腹日見膨脹。迨至今日。已逾七閱月。今日既係腹痛。恐將分娩。乃請產婆至。詎知非也。產婆云。因春心動時。畧傷產兒。產兒因痛而動。故腹中劇痛。且責余。

日。後。勿。爾。爾。我。妻。聞。產。婆。言。面。露。慚。色。且。怪。余。甚。謂。余。曰。此。皆。汝。也。使。儂。十。分。吃。苦。余。亟。謝。罪。始。已。約。逾。半。日。痛。亦。已。惟。簷。前。滴。瀝。之。聲。猶。斷。斷。續。續。一。時。不。止。耳。

海若曰。木林因不知夫妻主義。而岳母告以個中情節。此大足以研究者也。個中情節到底未知如何教法。若曰現身設法。則未免太難爲情耳。而岳母不辭勞悴。竟肯告以個中情節。足見老母愛女之心。無微不至。諺有云。知女莫若母。觀於此。可以想見矣。

因春心動而傷產兒。以致腹作劇痛。警告世之急色兒。慎之慎之。其妻謂木林曰。一此皆汝也。使儂十分吃苦。三味斯言。頗覺肉麻。煞人。若曰亟謝罪。余以爲此罪不必謝也。

第四章 失利求利 初四日

北風怒吼。雨雪交加。較前二日更甚。不得已仍往茶店中。消此長日。既進店

門賭客亦較昨日增多數倍牌九之外又有搖攤二場余初押牌九片時已負二十餘元知爲不利乃舍此而押攤亦失利三場三北共負一百四十餘元除前日所勝之數尙輸一百餘元此乃老天害我若今日天晴余早已乘車赴申快快返家我妻因昨日肚疼今日精神尙未復原仍臥床未起謂余曰明日爲財神誕晨今晚俗有接財神之例我家已預備否余因終日在賭場中已忘却一切既聞妻言乃猛然覺悟晚膳畢預備接財神乃用黃紙一方上書財神大老爺臨門保佑我家發財十三大字供諸桌上香燭元寶不計其數余叩頭默祝既畢勸余妻叩頭余妻甚不願往經余再三苦勸始來默祝數聲余亦就寢

海若曰賭博既敗百餘元不怪自己之好賭及怪老天厄人則瘟生又何嘗瘟哉

接財神時用黃紙一方上書「財神大老爺臨門保佑我家發財」二語

確如瘟生筆法。世之自命爲文章家。大文豪者。我恐大半係瘟生筆法耳。

第五章 差了路頭 初五日

今日雨已霽。一輪旭日。早現東方。此時方寸間。非常愉快。適一丐者。至手執冬青一枝。口中高唱搖錢樹。進門來。一年四季大發財。余以其吉利語。乃予以一銅元而去。我家規矩。無論大小乞丐。進門求乞。輒一文不化。今日真難得之奇遇。故丐兒出門。頗形喜色。乃更換新衣。別余妻。携大皮夾。雇舟逕往鎮江。舟行四五時。始抵鎮。時車尙未至。乃在車站畧待片刻。時腹中饑餓。難堪。蓋晨起至今。未食米粒。車站上適買饅頭者。至乃大嚼一飽。有頃。遙聞車聲隆隆。風馳電掣而來。乃售票登車。票係藍色。上書三等票字樣。甫坐定。余大吃一驚。蓋座中人數甚少。臉色黃而着中國衣服者。十之三四。餘均與常人異。後乃猛憶之。曰。斯卽所謂碧眼黃鬚之外國人歟。聞其語言。嘖嘖咕咕。不知所云。余正在目定口呆。觀看之際。適一黑人來。謂余曰。票子……票子。

余不知其意。仍安然坐於皮椅上。黑人又厲聲曰：票子快些拿出來。余始記得頃間一友述及車中有驗票員。凡搭客遇見此輩。須將車票交付伊。余卽將車票交付黑人。伊乃將余之車票細察一過。大聲謂余曰：沒廉恥的瘟生。汝乃售三等車票而欲乘頭等車乎。去休……卽將余推至車門外。不得已乃往後面車中。詎知均係下等人。披着破爛衣服。圈豚安歇。骯髒不堪。余乃問座中人曰：此地是否三等車座。中人云：非也。此乃貧民小工車。余等均係作工者。三等車尙在後。余乃從人叢中走出。往後節車中。此處雖不如初時之清潔。然較小工車已整齊多矣。旣坐定。探首窗外。遙見叢林屋宇如萬馬奔馳。不覺車行。但見地轉。一時心曠神怡。未幾車行稍緩。遙見黃色牌一大方。上有上海等字樣。余以爲上海已至。車旣停。乘客紛紛下。余亦隨之俱下。將出鐵柵門。有二人立於門首。乘客各將車票付伊。余亦以車票交伊。伊一見車票。卽問余曰：汝往何處去。余告以上海。彼云：旣往上海。何以蘇州下車。

余亟問曰此地蘇州乎曰然余曰既云蘇州何以西首有上海二字之牌彼引領遙望乃大笑曰瘟生竟若是瘟乎該處乃上海商務書館之廣告牌汝不見上海二字下更有無數小字乎余聞言呆立如木雞徐謂收票者曰然則奈何收票者曰斯時車既開駛須待明日再行未遲也余亦無可如何乃出鐵柵門適一車夫來訊余行踪余告以可能宿夜者去車夫諾乃乘車而去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入深林此次未卜往何處去也

車既停車夫謂余曰此係蘇台旅館爲蘇州各旅館之冠招待週到價值便宜余頷之既付車資車夫大聲曰先生曾坐過車子否車站至此至少須小洋三角今以銅元兩枚爲車資未免太闊綽哉余聞車夫言頗覺慚忤亟又交付三角車夫始一笑而去既進旅館卽開十八號房間此時天色已晚且身子甚憊卽呼茶房畧備晚餐食畢就寢

海若曰瘟生一心欲往上海奈屢遭挫折初則妻之不許繼則天雨阻人

今日既登火車。非但瘟生自以爲可達上海。卽旁觀者亦料其可抵上海矣。孰知竟誤於商務書館之招牌。

蘇州車站達鴨蛋橋蘇臺旅館。普通車價約銅元六七枚。今瘟生以銅元兩枚予之。罪在瘟生。而車夫因見其出銅元兩枚。竟索資三角。未免太覺欺人。雖然。若瘟生以銅元四五枚予之。則車夫亦不敢如此大敲竹槓。觀於此。不得不嘆行路之難也。

第六章

蘇臺小住

初六日

晨起。茶房既進臉水。訊余昨夜睡胡早。余告以精神憊乏。故乃問茶房。此地有可趣之地方否。茶房告余虎丘山之奇觀。且有枕石劍池真娘墓點頭石等種種古跡。留園遂園等種種清雅。元妙觀之種種熱鬧。北寺塔之高大。茶房則天花亂墜。侃侃而談。余意此地既有可趣之處。何妨留連數日。未爲晚也。惟余不識途徑。乃倩茶房作伴。詎知竟拒絕我。余洞知其意。乃約以每日。

一元之代價始欣然應諾。早餐畢，偕茶房往留園。茶房乃代雇馬車一輛。此時余頗快樂，馬聲得得，車聲隆隆，沿途楊柳含苞，梅花初放，乃訊茶房姓氏，始悉姓張名春，大年與余相若。客中得此良伴，不啻航海之南針，行路之導引。春大忽笑謂余曰：留園已屆矣，余等乃下車。問春大車資若干，則以一元對余。余受驚，匪小。蓋旅館至此途中，車行約十餘分鐘，而車資竟欲一元。余在家時一閱月，亦不致廢却一元之零用。幸先問春大，否則又將銅元三四枚交給車資。車夫見之，更不知若何嘲罵也。既抵園門，售票而進。亭臺錯雜，曲徑幽深，怪石嵯峨，奇葩鬪艷，蒼松古柏，爽氣撲人。好鳥枝頭，嬌聲喚我。經板橋過茅亭，梅樹數株，花開正盛。余乃朗咏，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之句。後擇其花開最旺者，折去一大枝。折時春大正在小便，適被園丁瞥見，即被伊扭住，謂余曰：園中花卉不得隨意亂折，且折花一枝，罰洋兩元。園中向有成例，乃強欲余償損失費。余與之強辯，春大亦在旁再三勸解，乃出。

一元始已畧憇片時。乘車回棧。已午飯時矣。膳畢。乃休息。

海若曰。諺云。錢可通神。又云。有錢能使鬼推磨。觀於此。足見錢之效力大矣哉。瘟生欲遊玩。因不識途。逕而倩茶房作伴。在理果難。以允命。瘟生竟與一元之代價。夫以區區之茶房。而每日竟予一元之代價。則茶房之身價亦云高矣。

蘇臺至留園。每次車價兩角。向有成例。瘟生竟出一元。再折一枝花。亦以一元之代價。不得不代爲瘟生叫冤。

第七章

拖泥帶水

初七日

今日風和日暖。春大謂余曰。我等可往虎丘山一遊。蓋今日虎丘附近之某神誕日。鄉民輒於是日賽會。頗形熱鬧。四方往觀者。人山人海。余聞之頗躑。其言。午餐後正欲啟行。詎知今日旅館中適有會宴事。春大無暇出門。乃代倩素不相識之馬夫作伴。蓋旅館抵虎丘山約七八里路程。往遊者或乘舟。

或坐轎。或騎驢馬。然舟與轎其價甚昂。惟馬與驢則價可稍廉耳。余之騎馬素無經驗。功夫今日既倩馬夫作伴。何妨一試之。乃倩馬夫租二馬。一黑一黃。黑者前行。倩馬夫引導。余騎黃馬。隨其後。初時馬行甚緩。故雖不喜騎者。亦頗平穩。約行二里許。已近熱鬧市場。馬夫將鞭一揚。前馬乃飛馳而去。余所騎者見前馬既奔。亦隨之奔馳。此時余幾墜落。膽怯心慌。大呼緩行。而前者奔更甚。途中遇一缺口。一薄板橫架於上。板甚狹。馬見缺口。猛力一躍。余體向左一側。可憐四脚向天。余之全體盡在缺口中。幸缺口中水尙小。不致全體浸濕。惟滿口污泥。遍染余體。旁觀者皆笑余爲坭烏龜。既起立。覺腰間甚疼。左腕適撐小礫。上流血不止。右手亦稍有傷痕。所乘之馬亦不知何處去。余一時懊惱萬分。幾欲泣下。最可恨者附近人家見余跌仆。咸來觀看。冷嘲熱笑。有謂余爲瘟生飯桶者。不多時。馬夫已轉黃馬隨其後。余乃告以跌仆狀。可恨馬夫非但不見憐。且責余不善騎馬。余亦不與之辯。惟自傷自痛。

而已。既遭此劫。遊山之舉亦因之中止。返廬後無暇。他顧將泥衣脫下。蒙被而臥。大爲懊傷。若當時卽往上海。則何致受此痛苦。此時春大方至。乃殷勤慰問。并將左腕上之傷痕用藥敷治。且將泥衣服倩人料理。伊乃坐於床側。引爲己咎。心中甚爲不安。余乃曰。非君之過。乃余不善騎馬所致。以後出遊。無論路之遠近。永勿再上此當也。

海若曰。無論作何事。須有經驗功夫。否則。未有不失敗者。瘟生以船價過昂。乃換騎馬。在瘟生之算計。亦非不是。奈不自量力。以致染成泥烏龜。可憐亦復可笑。

春大見瘟生已變爲泥烏龜。卽引爲己咎。且以種種語言媚嫉之。惡奴之用意深矣。彼瘟生者。豈能料及之哉。

第八章

妖姬雀戰

初八日

今日本擬到申。奈衣服未乾。且腰間甚疼。乃倩春大同往傷科處診治。既畢。

仍返旅館安憩。午餐後春大來謂余曰：先生喜義麻雀乎？余聞麻雀二字，心花怒放，曰：能！能！可有同伴否？春大曰：有容，余招來。有頃，春大既回，謂余曰：人已全矣，請君至第二號房中。余曰：此處既可，何必往別處？房間。春大曰：君所往者係二等房間，第二號乃頭等房間也。地位較此處寬暢，余即隨春大去。既至第二號房中，不見男客，祇有二女子坐於楊妃榻上，淡掃雙蛾，薄施脂粉，飛燕新妝，驚鴻態度，珠光寶氣，曄曄照人。瞥見余進，即向余嫣然微笑，櫻唇半啟，皓齒微呈，更有一種芬芳之氣，令人意蕩魂消。余見此等艷妝女子，已目定口呆，垂涎欲滴。幸春大在旁代為敷衍，余欲作幾句應酬語，奈囁嚅者再竟無一言。此時余之魂魄，知覺已被人攝去，惟口中暗念：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勅……半晌始覺心地光明，惟此時二女子見余情狀，誤余為神經病，亦大吃一驚。余心地既清，覺渾身骨節十分愉快，乃畧與寒暄。少頃，又一年約四十餘之美婦人，姍姍而入第二號之臥室。二女子見半老徐娘，均

起立行禮春大笑曰四人已全可以開場矣即將骨牌取出并將桌子椅子等畧一排整三人依次坐下余正欲坐下既而猛憶彼半老婦人來時余未與之行禮今若貿然就坐未免與禮欠合乃走近婦人之左側深深一揖半老婦人見余如此歉恭深爲駭異二女郎亦吃吃作鷺鷥笑春大亦大笑曰彼此一家人何用客氣爲余乃笑曰一家人乎語時目注二女郎而二女郎秋波斜睨無限含羞余此時之快樂真南面王不啻也八圈既畢共負四十餘元蓋目所見者秀色耳所聞者嬌聲鼻所臭者芳氣手所接促者粉白嬌嫩之玉腕故身雖坐在場中而余之魂靈已不知飄蕩何處去矣

海若曰聞麻雀二字而心花怒放見艷裝女子而垂涎欲滴念太上老君而渾身愈快遇半老徐娘而深深一揖一派瘟氣躍躍紙上

第九章 酒色關頭

初九日

二三日來天氣十分和暖昨晚起大風今晨下雪殆屆午刻瓦上已積雪數

寸飯後春大來謂余曰昨日又麻雀之半老婦人與年稚者因事進城大約明日回寓故第二號房中祇留一女郎在先生有暇可往彼處小坐藉以解悶余聞春大言卽一人去推門而進不見女郎走至牀前始見其假寐榻上星眼朦朧神思恍惚余略一輕咳彼已驚覺乃起立微笑請余坐余卽坐於榻前與女郎祇離二三尺芬芳之氣直入心脾越覺得娥媚天然丰神絕世乃與余唧唧嚶嚶恩愛非常一剎那間已燈火闌黃昏矣女郎喚春大適春大家中有事請假二天茶房一職已倩人代理乃另喚茶房進背着余低說幾聲茶房匆匆去有頃卽將美酒佳肴羅列桌上女郎笑謂余曰薄酒一杯聊以奉敬余見女郎密意殷勤心中頗抱不安旣坐下女郎更殷勤酌酒忽謂余曰先生一切行李均在彼處設有宵小試其狡獪伎倆奈何依儂計不如將行李暫存此處先生去時携去未爲晚也余頗踴其言卽將一切價值稍貴者存於女郎處重坐更酌又經女郎甜言密語再三勸酒余本不善飲

者。俄也。玉山頹矣。乃醉眼看花。更覺娟艷。女郎則忽顰忽笑。若卽若離。又過數杯。已神志模糊。不省人事矣。

海若曰。薄酒一杯。聊以奉敬。其實非薄酒。乃孟婆湯也。彼瘟生者。何以不悟哉。

第十章

戲園趣劇

初日十

晨雞報曉。黃雀爭噪。余之好夢。卽被驚醒。壁上時鐘。已報九下。此時余之全體。覺十分酸疼。且身上衣服。均未卸去。乃知昨晚被酒所誤。恍惚猶能憶及。女郎勸酒事。惟余所臥之處。已異平日寢室。較前略大。乃又恍然大悟。蓋昨晚醉後。并未回至十八號寢室。斯時仍臥在第二號。惟第二號寢室。係彼女郎所定。余旣在女郎寢室中。何以不見女郎。余乃大加思索。旣而猛憶之曰。余知之矣。女郎本屬大家閨闈。深知禮義之人。昨晚因余醉後。不能回房。女郎卽將此房。讓余渠必宿於十八號房中。余旣起身。往十八號去。詎知房門。

虛閉闔無其人。余心中大惑。乃訊茶房。始知昨晚至春仙第一臺觀劇。至今尙未回寓。余亟往春仙戲園去。奈園門牢閉。余乃大呼開門。半晌門既啟。一人擗目怒余。口出厲聲曰。清晨打門何爲。余見此情狀。亦怒目曰。人家女子來觀劇。汝等膽敢納之戲園中。至今日猶不放出。豈有此理。其人聞余言。默然不語。臉上略呈奇異狀。余見彼已虛心更大聲曰。速將女子放出。不然將不利於汝也。彼乃曰。汝係瘋子耶。汝之語言我殊不解也。語時適長警至。問余何事。余將旅館中不見女子之事告之。長警問余曰。女子係汝之何人。余一時竟不能答。半晌乃曰。余之……余之……余亦素不相識之人也。長警大怒。卽舉其手中之木棒。朴余。余乃脚裏明白。飛奔而逃。道旁觀者皆拍手大笑。余既逃回旅館。仍回第二號房中檢點銀洋物件。詎知衣服等仍在皮包中。惟三百元之鈔票及二百數十元現洋已不翼而飛矣。一時愴惶失色。搶地呼天。幾欲自盡。幸經旁人解勸始已。

海若曰。女郎既不見。乃尋之於戲園中。夢人說夢話。可發一笑。見木棒而脚裏明白。亦是瘟生長處。

第十一章 新聞竹槓 十一日

余自遭昨日之巨劫。痛定思痛。懊惱萬分。晨餐後。有不速之客來。手執小報一紙。謂余曰。君非木林兄乎。余曰。然。客曰。昨日之事。可得詳細聞乎。余乃將同女郎。又麻雀起。細述一遍。客乃曰。余非他人。報館中之訪事也。因日昨報上登載未詳。故再加調查。語時。將手中報紙授余。余接而讀之。更覺慚怍。一時無地容身。乃謂客曰。請以後勿再登載。稍留余之薄面可乎。客曰。我等新聞家有聞必錄。蓋記載事情。本爲我等天職。故登與不登。權由我操。惟實事求是。是不加修飾可耳。余聞其語。一時無言可答。既而思之曰。計得矣。蓋今日人心刁薄。至於極點。無論何人。皆棺材內伸手死要錢。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余不妨以金錢動其心。幸皮包中尙有四十餘元鈔票。在夾層中。未被女。

郎竊去。卽將十元一紙之鈔票二張贈之。謂客曰：此淺淺者，聊以奉敬耳。倘能將昨事隱默不勝感德之至。渠見鈔票卽面呈喜容，口中連呼：可以可以。不止。乃與余略談片時，卽匆匆告別而去。旣去，余心中稍有疑竇。蓋彼旣新聞記者，人格何等高尚，何竟貪財至此。正在疑惑不解之際，適旅館之賬房先生經余門，余略與之敷衍，乃訊以頃之來者，非報館之新聞記者乎？彼經余問，如覺一驚，乃謂余曰：非也。此乃本地之流氓，平日慣敲竹槓，凡鄉間瘟生阿木林等遇見此人，若非金錢送伊，必無生路。蓋此人法術之大，真鬼神莫測也。余聞之，半晌不說，乃仰天長嘆曰：人心之險，竟若是乎！然余更不知昨日之女郎究係何如人也。賬房曰：彼女之事，余已調查清楚。因斯時無暇久坐，明日閒時當爲君詳告也。乃辭別而去。

海若曰：昨日之痛心未止，今日之厄運又臨，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者。非歟。

第十一章 快遞詐病 十二日

晨起檢點皮包中祇存現洋二元鈔票二十元旅館中一切費用均未付清。若再到申更無餘資且余遭女郎之騙已覺意懶心灰無心游玩既而思之大丈夫須存百折不回之毅力若因此小事而卽阻我遊申之目的將來何能成大事耶計既定乃囑茶房算清賬目再定方針有頃茶房將余所欠一切一一報知除前付外尙欠三十五元七角且云第二號房間一切開支亦在其內余乃親往經理處辯明第二號所居之女郎與余素不相識何以彼所欠者亦歸余某經理冷笑曰既不相識何以卿卿我我恩愛非常食則同桌寢則同榻若素不相識之人豈有若是之密切乎余聞此一席語更覺啞口吃黃連說不出苦處乃不與計較卽回房去心中十分躊躇蓋洋祇贖二十餘元而旅館中已欠三十餘元今若將所存之款盡付房金尙不敷十餘元然今果將所存之款盡付房金則遊申之資已不必說回去之車資將若

何耶。適春大至。向余道歉。因女郎之事。渠爲介紹。余亦不之怪。凡事皆一己之不是。乃將不敷用費事商之。春大曰。余尙有四十餘元之工資。存在賬房處。先生既不敷開支。不妨暫假一用以濟眉急。片時春大卽將四十餘元之鈔票交余。余一時感激萬分。然此數但救目前遊申之費。尙不敷更商之。春大春大曰。此有何難。先生盍書快信至府上。略云。刻因患病。頗劇。所携之洋。今已用罄。望再匯若干來府上。旣接此信。必星夜匯來。先生以爲然否。余聞之。大笑曰。妙計。妙計。諸葛亮之空城計。亦不過如是耳。乃依春大言。作書家中。午後往福安茶樓啜茗。藉以消此永晝也。

海若曰。木林相識。女郎本春大爲之介紹。旣介紹之後。春大卽告假。票洋已去。而春大又來。道歉。惡奴之肉。其足啖乎。

第十三章 鬼話連篇 十三日

鐘鳴八下。余尙未起身。忽聞門外女子大呼。開門。審其音。如相識者。亟披衣。

起既啓門。大駭女子。非他乃余妻也。余亂以來。蘇故彼曰。汝云患病。儂乃探病而來。余亟曰。余何曾患病。我妻聞余言。駭然曰。君既不病。則昨日之快遞信件。果何人所發耶。余此時乃恍然悟。亟笑曰。余果病也。病且劇。昨日之病。今已全愈矣。我妻聞余言。沉吟不答。視其容顏。如呈一種詫異之態度。蓋余正在熟睡之際。忽被余妻喚醒。此時之精神。尙未清楚。昨日發信等事。已完全忘記。今聞我妻之質問。始恍然憶及。幸春大亦至。乃告我妻曰。此余客中之良友。余此次幸遇此人。處處長進。閱歷設無此人在此。更不知若何吃苦也。我妻聞之。亦十分感激。既而又訊余曰。君既患大病。想一二日難以痊愈。今觀君舉止行動。毫無病容。何也。余經此質問。竟無言答。春大見余目定口呆之際。乃謂我妻曰。木林兄自前日起。不知何故。頓然間吐瀉不止。面無生色。脈息已停。我見勢不佳。速延外國醫生來診治。可恨外國醫生。竟大敲竹槓。渠云非五百元。請金不診。余乃無可如何。視人命爲重。卽依其要挾之數。

醫生始允來治。詎知外國醫生真有出人入化之能。木林兄經伊診治。後服藥水一杯。不至五分鐘。已躍然起身。與未患病時無異。故今日木林兄所携之旅費亦已告罄也。余妻聞春大天花亂墜一席話。十分信以爲真。余在旁暗笑不止。我妻乃將五百元鈔票交付余。并另有現洋數百元。更謝春大昨日之大功。亦贈伊鈔票二十元。春大不受。經余再三說勸。始謝而受。晚餐後。余欲偕我妻同往觀劇。春大曰。本林兄新病初愈。不宜深夜外出。一旦舊恙復發。殊危險也。不如待余奉伴。尊夫人君可暫時休養。我妻問春大言欣然。樂從。余乃獨宿寢室中。迨至時過夜半。尙不見我妻與春大。回廡一時焦灼萬分。乃和衣而睡。

海若曰。春大說三句鬼活。卽以二十元之票。洋相贈。是見瘟生夫人手面之闊綽。至於與生人同往觀劇。半夜不歸。又足見瘟生夫人外交手段之靈敏。在外作何事。瘟生當在夢夢中耳。

第十四 陪了夫人 十四日

我妻昨晚未回。不知此時猶在劇場中否。本欲前往一探。奈已受長警之恥。辱不如靜待之。爲是迨至九時許。二人始回。我妻見面默然不語。察其狀態。如有一種羞人答答不可告人之處。余正欲問春大昨晚之行踪。春大已先余而告。略曰。昨晚劇場散時已十二時半。而本旅館已響。我以閉門羹無可如何。乃……說至此。春大忽不語。我妻則益形愴惶。春大又曰。乃另開惠中旅館第九號房間。余亟問曰。然則同室而居乎。春大曰。然。余又問曰。同榻而眠乎。春大亟曰。否。否。其妻亦曰。否。否。惟我妻語時已失其素日之神經。余此時不敢過分追究。蓋我妻在鄉間向有雌老虎之威名。一旦發其虎威。余必屈服不敢少動。且余之用費等亦均。我妻作主。稍一得罪。彼必一文不予。故余之視我妻。不啻第二嚴父也。更可惡者。余每於無意間得罪我妻。而彼必不我恕。每於臨睡時。將種種刑具加之。余身甚且罰跪馬桶。至天明而尙不

許起者。故每見我妻發怒時。輒哀求恕罪。始已午後。我妻欲回。余乃送諸車站。春大亦隨余而送焉。臨別時。春大與我妻均呈一種黯然魂消之情態。余在旁反覺淡然噫奇哉。怪哉。余終不知其所以然也。

海若曰。看他一問一答之間。一個問得有趣。一個答得有趣。個中情節。豈局外人所能洞悉哉。其臨別時之一種態度。更莫明其妙矣。

第十五章 餅中惡計 十五日

晨起。天氣晴和。余在蘇已徘徊多日。午後擬赴申。卽將旅館中所欠賬目。一歸楚。春大曰。今日爲元宵佳節。晚間有賽燈之舉。頗爲熱鬧。盍再留一日。明日啟行。未爲遲也。余曰。諾。春大去後。片時復返。贈余餅餌二枚。余食其一。味甚甘。乃連食之。頗爽口。春大曰。此餅爲海上友人所贈者。價甚貴。余不忍獨饗。此無上之佳品。因以半數贈先生。余乃感謝不止。傍晚將不知何故。猝然腹作劇疼。又越半時許。痢瀉不止。卽喚春大。庸知因事他往。迨至九時許。

方。至。余。腹。疼。更。劇。瀉。亦。較。前。更。甚。春。大。見。此。頗。形。驚。惶。卽。將。種。種。藥。味。亂。投。毫。不。見。效。春。大。乃。謂。余。曰。閭。門。內。某。處。有。神。仙。廟。十。分。靈。驗。凡。患。病。者。誠。心。祈。禱。則。所。賜。仙。方。服。之。無。不。立。愈。先。生。今。旣。百。藥。無。效。僕。可。星。夜。奔。往。神。仙。廟。代。爲。祈。禱。何。如。余。曰。善。乃。倩。春。大。速。往。約。二。小。時。春。大。旣。回。乃。曰。祈。得。仙。水。在。卽。袖。中。出。瓶。一。中。貯。仙。水。半。瓶。用。手。按。之。略。帶。溫。暖。色。白。而。賦。辨。其。味。如。含。米。汁。氣。服。後。半。小。時。腹。疼。已。少。止。越。一。時。許。疼。已。全。愈。瀉。亦。減。少。更。越。一。時。而。瀉。亦。全。愈。惟。經。此。大。瀉。後。精。神。十。分。疲。乏。幸。春。大。在。旁。問。暖。噓。寒。殷。勤。服。侍。余。於。春。大。又。加。一。層。親。密。矣。

海若曰。食餅餌而瀉。旣瀉之後。喚春大。又不至。蜘蛛馬跡。在在可疑。殆至。問暖噓寒。而一加親密。瘟生之糊塗。已達極點。

第十六章

結拜兄弟

十六日

晨未起身。忽聞叩門聲甚急。啟戶視之。乃春大也。面帶愁容。對余垂淚。余亟

訊以故。春大曰。自先生來。後僕但招待先生一人。以致廬中各事。均不甚注意。對於各旅客。亦時有失職之處。今被主人斥退。且謂僕曰。汝既服侍金某。汝之目中。祇有金某一人。今日汝可隨金某去也。先生其思之。來日茫茫。其何以堪。余聞春大言。十分抱憾。乃訊伊在旅館中。每月工資若干。則以六元對。乃謂春大曰。余雖非大富翁。惟此寥寥之數。尙能敷衍也。汝既無處安身。可隨余赴申。余此次到申。本乏人作伴。今能若此。大佳。汝之誠實。余早已洞悉。將來遊畢。回里仍可留宿舍間。況我妻與汝亦甚和好。諒不致下逐客令也。春大聞余言。大喜。余更謂春大曰。我等既稱知己。以後無容客氣。余欲與汝結爲異姓手足。汝意若何。春大亟曰。此奚可者。先生大貴人。僕豈敢高攀。能居役使之職。已萬幸矣。余曰。汝母却余志。已決。且今日適逢黃道吉日。可實行也。乃與春大在旅館中行通交禮。春大少余二歲。呼以弟。春大喚余爲兄。午餐後。乘三時抵申。沿途淺草如茵。陽光若畫。好鳥飛鳴如表示。其歡迎。

余等之新交兄弟者。迨至下車時。已夕陽下墜。電火初明。乃乘馬車往四馬路大新旅社三十號房間安歇。蓋余之能識四馬路者。亦春大爲之指導也。海若曰。余讀至『況我妻與汝亦甚和好』一語。捧腹不止。蓋瘟生雖瘟。縱不若此之瘟也。

第十七章 黃鶴飛去 十七日

余前在鄉間。祇有笨重之人力車。抵蘇後。偶見一二馬車。黃包車。心中不覺愉快萬分。詎知抵申後。除黃包車。馬車。外。更有所謂電車也。汽車也。自由車也。名目繁多。不勝枚舉。沿途往來。如織。捷足爭先。鞭叱之聲。不絕。故步行十分不便。午後。卽同春大往外遊玩。出大新旅社。往東不數武。見某錢店。規模頗大。適囊中零用已罄。祇帶五元之鈔票一紙。乃往錢店中換兌。既進店門。竟有料想不到之事者。蓋店中之主人。卽余之表兄。姓趙。字少秋。向在漢口經商。二年前店中虧空甚巨。曾向我家商借五千金。遷往上海。余在家時。雖

經我妻提及。惟不知其確實住址。故亦不甚留意。今竟於無意間。晤面。倍覺親密。話談有時。春大乃催余去。此時少秋略有店務。不克偕行。約余明日上午八時在伊店中相會。余既出門。春大曰。今日適逢星期六。天蟾舞臺好戲。我等盍往觀劇。余曰。諾。乃隨春大。步行至天蟾舞臺。袍笏登場。笙歌盈耳。余不知其所演何劇。但見紅面與白面相打而已。約坐一刻。春大忽謂余曰。大便甚急。此地既無廁所。非往旅館一行不可。且叮嚀余。弗他往等語。春大既去。閱二小時。尙不見來。又越一時許。劇場既散。觀者亦紛紛出。而春大仍未至。余乃獨坐劇場中。不敢他往。蓋余既不識途。經且春大臨行時。再三叮嚀。若伊未來。不可他往。此時之天蟾舞臺。大劇場中。祇有余一人。孤坐其中。適掃地者至。見余。乃大爲警駭。問余曰。先生欲觀夜戲乎。余曰。否。乃待人耳。掃地者不語而去。不多時。掃地者率一人至。察其態度。如在高級機關中辦事者。余乃告以故。彼人曰。貴友此時不來。必溺沉於廁坑中矣。君盍速往救之。

余乃大悟曰。然矣。否則豈有一次大便閱四五小時而尙不至者。乃匆匆出乘黃包車。逕往大新旅館三十號房間。甫入。但見一西妝之男子及二婦人在內。余於斯時竟莫名其妙。乃去問茶房。茶房云。汝友已將一切行李携出。且云。今日乘晚車到杭。敝處房金等均已算清。今三十號房間已另假別人矣。余聞茶房言。不勝詫異。乃囑茶房另開三十三號房間。以待之。獨坐思索。恐墜其術中矣。果爾。則人心之險惡。竟至於此乎。余以一片誠心待伊。豈知伊竟以禽獸之心待余。迨至晚上十一時。尙不見春大踪跡。且余之衣服及一切銀洋等物。均已無着。奈何奈何。

海若曰。春大以一奴僕耳。而瘟生朋友之不足。更以手足待之。今日竟挾取而逃。余不責春大之喪盡天良。獨怪夫瘟生之不識人耳。世之交友。一見如故者。慎之。慎之。

第十八章 女拆白黨 十八日

春大至今日猶未見來。則必捲逃無疑矣。乃詣錢店中告之。表兄少秋共商對付之法。少秋乃一方面報知捕房。一方面派人四處招尋。且登載尋人價格之廣告於報紙。惟此時余囊中祇存三元餘。被春大捲去。約計七八百元之譜。嗚呼。世道崎嶇。妖魔遍地。不料此大千世界中。竟有如許狠毒之事。今已無可如何。自傷無益。乃與少秋在店中飲酒解悶。適有某客至。欲見少秋。既入室。相與寒暄。乃知爲蘇州之米商王姓。字文英。今日因事到申。對余曰。不轉睛。注目良久。乃訊余曰。先生莫非金木林乎。余曰。然。子何以識僕。渠曰。君前日在蘇臺旅館十八號房間時。余適居左側之第五號房中。故君所受。女拆白之騙局。等均十分詳細。余亟問曰。日前在蘇臺中所識之女郎。乃女拆白乎。余至今尙在夢夢中也。少秋亦曰。前日所作何事。請君再述一過。王君乃曰。有許某者。金閫之無賴也。嗜鴉片。日非吸三元。不能過癮。家無恆產。家中祇有二妹。長年二十三。名阿寶。次年十九。名阿秀。一雙姊妹。花丰韻頗。

不。俗。有。登。徒。癖。者。均。引。以。爲。日。中。之。的。後。彼。悉。於。許。某。乃。將。計。就。計。依。二。女。郎。爲。錢。樹。子。矣。初。則。門。開。半。扇。秘。密。賣。淫。復。與。陸。婦。識。乃。專。做。拆。白。黨。凡。一。般。瘟。生。阿。木。林。與。之。遇。無。不。入。其。彀。中。前。日。之。半。老。徐。娘。者。卽。蘇。州。拆。白。黨。之。首。領。陸。氏。婦。也。該。婦。與。春。大。有。染。春。大。者。亦。爲。蘇。州。男。拆。白。黨。之。一。份。子。其。語。言。之。溫。柔。應。酬。之。周。到。無。不。體。貼。入。微。故。閱。歷。稍。淺。者。莫。不。與。之。交。旣。交。而。能。不。受。其。欺。弄。者。十。無。一。二。故。春。大。與。陸。婦。兩。相。狼。狽。者。也。余。聞。王。君。之。一。席。語。乃。恍。然。大。悟。卽。將。所。交。春。大。事。緩。述。一。遍。王。君。亦。太。息。痛。恨。者。久。之。

海若曰。瘟生聞王君一席話。始恍然悟。此悟非真正之悟。特一時之悟耳。若曰真正之悟。則此日記亦可以擱筆耳。

第十九 被困羣雉 十九日

晨起。寂居無事。閒步階前。適少秋至。乃話談片時。卽同余往青蓮閣。啜茗。青

蓮閣在四馬路之中心點。房屋十分寬暢。憑闌閒眺。則鬢影釵光。車塵馬跡。悅目爽心。且離大新旅社甚近。正可爲寂寞中之消遣地點。少秋又云。此時因天時尙早。故茶客寥寥。殆至晚後。則北里胭脂。南朝金粉。皆薈萃於此。誠申江之行樂地也。余聞之心爲之稍動。既而思之。凡快樂者。皆苦惱之後門。蘇州初遇彼姝時。亦不過一時之失足耳。失去金錢之不足。且受旁人之訕笑。訕笑之不足。登報紙以張揚之。雖然。余於此時。如甚明白。惟一見婦女之面。不知何故。魂靈兒模糊。心旌兒搖蕩。雖欲自主。而不可得。諺云。明白酒鬼者。卽余之謂也。

余之銀洋鈔票等。既被春大竊去。此時所賸無幾。乃向少秋店中暫爲支用。幸少秋處尙有五千金之存款。故不致爲難耳。既晚。乃孑身獨往青蓮閣。坐於曲闌干畔。初時不甚擁擠。殆至九時許。粉白黛綠者。聯袂而來。態度妖嬈。衣裳豔麗。余略一瞻顧。羣向余嫣然巧笑。卽有坐於余之左側者。余於此時。

小。鹿。心。頭。神。魂。又。不。能。自。主。乃。沉。靜。我。態。度。目。不。斜。視。危。坐。不。少。動。彼。乃。向。余。頻。頻。訊。短。長。鶯。聲。嘒。嘒。無。限。含。情。復。握。余。手。坐。余。膝。上。芬。芳。之。氣。沁。入。心。肺。此。時。更。不。知。如。何。而。可。手。欲。動。而。麻。木。不。仁。雖。又。念。過。幾。遍。太。上。老。君。奈。此。時。亦。不。靈。驗。而。失。其。效。用。矣。頃。刻。間。又。來。四。五。人。左。牽。右。挽。擗。之。不。休。而。旁。人。之。視。綫。均。射。於。我。一。人。身。上。余。乃。大。聲。疾。呼。曰。我。們。是。正。仁。君。子。見。色。不。亂。的。請。你。們。諸。位。快。快。兒。去。罷。四。座。聞。余。呼。聲。皆。拍。掌。大。笑。而。粉。白。黛。綠。者。仍。繞。擾。如。故。有。挽。余。之。手。者。有。脫。余。之。帽。者。有。拉。余。之。足。者。有。曳。余。之。辮。而。名。我。爲。曲。辮。子。者。此。時。不。啻。張。天。師。被。鬼。迷。有。法。無。用。乃。不。知。不。覺。中。余。之。身。體。已。被。彼。等。曳。至。青。蓮。閣。之。樓。下。余。亦。無。可。如。何。任。其。牽。挽。蓋。余。之。心。中。非。不。願。與。之。同。去。特。不。知。個。中。之。規。矩。恐。又。弄。出。笑。柄。惟。在。家。時。常。聞。人。言。上。海。堂。子。分。上。中。下。三。等。第。一。等。爲。長。三。第。二。等。爲。么。二。第。三。等。爲。野。鷄。此。時。拉。余。者。不。知。係。何。等。且。堂。子。中。之。門。徑。皆。茫。然。不。知。余。欲。研。究。此。道。久。

矣。奈各處書店中他種書籍色色皆全。惟有對於嫖學一書竟付缺如。將來俟余在嫖界中稍有經驗。必將編一部嫖界指南。則後之來者不致如余之被人訕笑。而名我曰曲辮子也。余既被彼等牽曳而行。適過少秋錢店。余乃大呼求援。少秋見余踉蹌而過。卽偕其店中之貨友等出。而余之被困於臙脂隊。始得解脫。彼等臨去。大罵殺千刀瘋生不止。余此時氣甚喘急。乃同少秋至旅社中。囑茶房略辦酒肴二人。且酌且談。少秋乃將上海一切嫖界情形。若者爲長。三若者爲么。二若者爲野雞等。一一告余。并將一切如打茶碗住夜廂。叫出局。碰和吃花酒等種種名目。告余。余乃一一牢誌之。以爲後日實行地步。惟有一事。少秋再番勸余。余竟甚難做到。蓋余頭上一條三尺五寸之髮辮。耳少秋曰。上海地方自革命成功後。無論大人小兒。貧者富者。將髮辮一律剪除。今馬路上往來者。十無一二人。若一般鄉野土老兒。初至上海。則髮辮長垂。以爲出風頭。其實適足以表示其土老兒之態度耳。余聞之。

心殊志忒。既而思之。此烏乎可哉。蓋余一生之風流態度。全在此一條辮兒。上且上海人之一般心理。凡事以特別者爲貴。譬如所着之衣服。百人中設有九十八人均着淡色。而二人反之。則一般人之目光。必不注意於多數人。而射於少數人之身上。髮辮亦然。若百人中九十九人均無者。而一人反之。則衆人之目光。莫不注意於此一人者。此無他。乃普通心理之作用耳。則在上海地方。欲出風頭。非留此辮不可。今設剪除矣。則後日返家時。何以對妻子。不特此也。古聖人有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今若將髮辮除去。則成不孝之罪名。何以對父母於泉下。再三思量。以不剪爲是。少秋聞之。亦不免強乃作罷論。

海若曰。凡事以特別者爲貴。留髮辮以爲特別。此真特別之論。調瘟生誠不愧爲特別人哉。

打茶碗住夜廂。叫出局等一一牢誌之。以爲實行地步。瘟生之厄運又來。

矣。

第二十章 真打茶碗 二十日

今日下雨。悶坐旅館中。十分寂寞。八時許。一賣花女郎。進手携鮮花一束。雖粗服亂頭。丰韻頗妍麗。問其年華多少。却在瓜字初分。與余談刺刺不休。余乃抱之懷中。伊亦半推半就。不動。怒約半時許。乃去。臨行時。余慨然以一元予之。彼大喜。且以鮮花一束贈余。既去後。余視枕畔之銀錢。已不翼而飛去矣。遍尋之。杳如黃鶴。以理測之。必賣花女郎竊去。不覺痛恨者久之。蓋此錢之來。前日在蘇時。春大與余妻春仙觀劇時。贈與余妻。留爲紀念者。我妻既回。即將此錢轉贈余。今未滿十日。春大已去。春大之錢亦被人竊去。可知世事滄桑。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吁。良可慨已。

晚餐後。雨稍霽。乃往少秋店中。略坐片時。適少秋因事外出。余乃孑然獨遊。瞥見一豔妝女子。立於某洋貨店之側。謂余曰。大少。盍往儂家少坐乎。語時。

一老嫗又至亦出其宛勸之詞余此時本覺無聊不妨一嘗個中滋味乃放大膽氣振定神志尾之行不百武卽至女郎家旣登樓見房中雖不十分精緻尙覺清潔乃正襟危坐於妝檯之側口出沉重之吐詞問老嫗曰汝家係長三乎抑野雞乎老嫗不解目視女郎良久女郎乃代爲之答曰儂家非長三亦非野雞儂乃女學生也余聞女學生三字大爲驚駭目定口呆汗流浹背半晌乃囁嚅曰君係女學生乎女學生者乃神聖不可侵犯者也今唐突美人余罪矣余罪矣卽對女學生長揖下拜連呼恕罪旣拜而起女郎乃大笑老嫗亦笑女郎且笑且言曰儂非女學生乃么二堂子中之紅倌人也余聞之亦不覺啞然而笑曰汝等太惡作劇哉眞令人魂不附體弄人太甚也女郎不語但掩口作葫蘆笑余又問老嫗曰我聞野雞堂子中有打茶碗汝等么二中亦然乎老嫗曰然但其價加倍耳語時自訝曰奴眞老悖矣大少來已久尙未獻茶也卽轉身捧茶立余前曰請大少用茶余於此時又不覺

沉。吟。者。再。蓋。余。之。此。來。爲。打。茶。碗。也。打。茶。碗。者。大。約。打。碎。茶。碗。中。之。茶。未。知。若。何。抑。飲。畢。而。將。茶。碗。打。碎。乎。若。茶。存。在。碗。中。必。流。溢。滿。地。設。不。留。意。而。溢。於。衣。服。則。衣。服。又。不。可。着。以。理。測。之。打。無。疑。矣。乃。起。立。用。雙。手。敬。接。茶。碗。片。時。卽。飲。盡。飲。既。畢。將。茶。碗。向。檯。角。猛。力。一。下。礮。然。有。聲。可。憐。無。辜。之。茶。碗。已。片。片。墜。於。地。上。老。嫗。與。女。郎。聞。此。碎。碗。聲。均。大。吃。一。驚。呆。立。不。少。動。女。郎。則。花。容。慘。淡。幾。欲。泣。下。半。晌。老。嫗。喘。急。言。曰。大。少。何。爲。哉。我。家。小。姐。何。曾。得。罪。大。少。何。故。出。此。怪。聲。幾。乎。嚇。殺。老。身。女。郎。亦。含。淚。徐。言。曰。儂。與。大。少。係。初。交。之。新。相。好。今。無。故。卽。鬧。出。事。來。倘。將。來。熟。後。更。不。知。若。何。弄。出。是。非。也。余。聞。二。人。之。語。言。不。解。其。故。乃。謂。老。嫗。曰。汝。等。真。少。所。見。多。所。怪。想。係。初。出。茅。廬。之。一。流。人。物。也。余。之。來。者。爲。打。茶。碗。耳。今。茶。碗。既。被。余。打。碎。則。余。之。目。的。已。達。汝。等。何。必。大。驚。小。怪。真。令。人。不。可。耐。也。彼。等。聞。余。言。始。恍。然。大。悟。乃。鼓。掌。大。笑。曰。大。少。出。此。舉。動。非。與。我。家。

乃打茶碗耶。惟大少之所謂打茶碗者，係野蠻的上海地方，不容此等野蠻打茶碗。且我等有同行規則，凡曲辯子大少來打碎茶碗一只，須罰洋十元。今大少既犯此規，必照律償之。余聞之大慚，方知打茶碗三字之誤解。乃謂彼妹曰：十元之罰，儘可如命。惟汝等之所謂打茶碗，果如何打法？彼妹曰：譬如大少駕臨此地，品一盞茗，談幾句話，卽我堂子中普通打茶碗也。余曰：謹如命，乃付以十元之紙幣，卽告辭而出。既出，乃猛憶之曰：今日既化此十元之費，尙未訊及彼妹之芳名，復進訊諸老嫗，始悉名花二寶。余下樓時，彼妹又叮嚀：明日早些來。既回旅館，將前事細思之，雖化去十元，而學得打茶碗之規則，尙值得也。

海若曰：前日折去一枝花，乃以一元爲代價。今碎一茶碗，竟以十元爲代價。可見上海茶碗之難打也。

第二十一章 鷄味初嘗 二十一日

午餐方畢。一老嫗至。余臥室。謂余曰。小姐有事。請大少駕臨。敝處一叙。余不覺沉吟良久。今若去也。恐又欲弄出笑柄。若不去亦難。以爲情。今日招余。果不知何事。訊諸老嫗。嫗亦不知。乃隨之往。既登樓。見二寶在外室理妝。有頃。妝已畢。祇覺一陣香風。早見二寶已姍姍而來。與余並坐於竹榻上。靨白如霜。唇紅似血。較昨日更覺艷麗。且昨日之待人。未免有些輕視之意。今日則密意殷勤。熨貼盡致。有時將身體偎余懷中。作小鳥依人之態。至晚。余將告辭。二寶乃再三勸止。且曰。大少在旅館中。一人獨宿。得毋寂寞乎。倘不以此間爲鄙陋。儘可徘徊數日。余乃一一諾之。八時許。老嫗進晚膳。佳肴美酒。頗堪適口。既而憶及在蘇時之幾番受挫。乃略一留神。雖經二寶密意勸酒。卒不敢過量。再三推託。始已。余乃假裝醉態。倒眠榻上。二寶仍殷勤侍奉不少。怠十時許。酒力已醒。乃解衣而睡。是晚之纏綿繾綣。美滿恩情。不言而可知矣。

海若曰。密意殷勤。熨貼盡致。此妓女迷人伎倆。而瘟生竟認爲好意。噫。誤矣。

第二十一章 竹橫小試 二十二日

籛籛。蝶蝶。爐焚百和之香。我我。卿卿。春照雙星之影。樂者余也。三竿日上。猶未起身。至鐘鳴十一時。二寶猶星眼朦朧。糊糗欲睡。經余再三催喚。始慵慵下床。於斯時也。衣釦不整。寶髻橫斜。另有一種嫵媚之態。而引人入勝者。晨餐竟。二寶躬親爲余梳髮。并將各種香水香油等。抹余髮上。更覺芳氣撲鼻。光滑可鑑。既畢。然後對鏡自妝。余卽倩老嫗去喚馬車。蓋昨晚約定。今日坐馬車遊玩。二時半出發。由四馬路向東。經黃浦灘。沿大馬路。抵方九霞門。首二寶卽喚御車者。將車暫停路旁。囑余下車。進方九霞銀樓。兌換幾件簪飾。約化去五十餘元。余心中已十分懊惱。然二寶昨日殷勤侍奉。密意週旋。此時亦未便過意吝惜。祇得忍着痛苦。照發付彼。既出方九霞。又向西行。復

過。大。綸。綢。緞。局。二。寶。又。欲。挾。余。購。料。此。時。余。已。忍。無。可。忍。乃。向。二。寶。曰。我。等。愛。情。雖。篤。究。係。初。交。今。已。化。去。五。十。餘。元。亦。不。爲。小。實。告。君。余。在。家。中。每。月。祇。有。一。元。之。另。用。今。頃。刻。間。已。化。去。五。十。餘。元。猶。不。足。再。欲。購。料。請。君。捫。心。自。問。忍。乎。否。乎。二。寶。聞。余。言。勃。然。變。色。曰。不。購。則。不。購。可。也。何。必。嘮。叨。不。休。我。輩。堂。子。中。人。在。客。人。購。些。物。件。亦。尋。常。事。耳。莫。說。區。區。五。六。十。元。若。五。六。百。元。亦。不。以。爲。奇。乃。囑。御。車。者。竟。往。家。中。去。此。時。則。如。嗔。非。嗔。默。不。出。聲。初。出。門。時。與。余。在。車。中。甜。言。蜜。語。刺。刺。不。休。既。抵。伊。家。二。寶。竟。一。人。上。樓。去。余。亦。不。忍。與。之。辯。論。既。付。車。資。乃。悵。悵。返。廬。

海若曰。鷓鴣。鰈。鰈。我。我。卿。卿。果。屬。樂。境。然。樂。極。生。悲。瘟。生。之。厄。運。又。來。矣。苦。者。瘟。兄。

第二十三章 麵之講究 二十三日

上午九時半。往少秋店中。訊余三日內之消遣。余支支吾吾。不能吐一辭。思

欲將打碎茶碗及昨日坐馬車受氣等語告之。恐被譏笑。乃指東說西。糝糊以對。少秋亦不窮究。時未早膳。乃獨自出道經某麵館。既進。竟無容足地。正欲外出。走堂者高喚曰。此地尙餘坐位也。見座上已有二人。坐既定。走堂者先訊某甲曰。先生用何麵。某甲曰。魚麵。復謂走堂者曰。須輕麵。重交。走堂者既諾。又問某乙。乙亦曰。魚麵。復謂走堂者曰。須加六。乃問及余。余沉吟曰。麵則麵矣。何以一則曰。輕麵。重交。一則曰。須加六。想係如此云者。必老上海也。余雖非老於上海者。此將亦可假裝架子也。乃謂走堂者曰。彼等既喚魚麵。余亦魚麵可也。惟須輕麵。重交。又加六。走堂者癡立良久。曰。不解先生語也。請詳言之。余假作怒色曰。汝乃重聽乎。走堂者卽曰。我非重聽。恐先生所喚者。乃外國麵也。余亦大聲曰。汝真豈有此理。乃指某甲而謂走堂者曰。彼所喚者。非輕麵。重交乎。又指某乙言曰。彼所喚者。非魚麵。加六乎。余乃合兩人之所喚者而喚也。奚謂不可。旁座聞余言。乃大笑。走堂者亦鼓掌笑曰。我知

之矣。我知之矣。少頃某甲之麵先至。麵少而魚多。某乙之麵亦至。麵多而魚少。有頃走堂者以麵二碗置余處。曰：先生麵來矣。余曰：一碗足矣。何用二碗爲？走堂者曰：先生前所喚者乃輕麵。重交也。繼又喚者乃魚麵。加六也。豈非二碗乎？余此時知又弄錯。乃謂走堂者曰：汝去休。余不暇與汝辯。腹中頗饑。餓也。走堂者乃鼓掌曰：瘟先生不知何許人。旁座亦且笑。且言曰：天下有此之瘟。生曲辯子。余乃慚。忤萬分。食畢卽飛奔而出。已忘戶之有限。稍不經意。乃倒踣於地。觀者又鼓掌大笑。乃徑回旅館。閉戶不出。

海若曰：瘟生明明初至上海。乃強欲裝瘟架子。自以爲老上海。可羞復可笑。

第二十四章 野鷄出局 二十四日

余至少秋店中。少秋謂余曰：今日王文英在清和坊金小寶家請酒。屆時擬與君同往。余曰：諾。七時許。同少秋至清和坊。見王君已先在。偕一麗人並坐。

於楊妃榻上唧唧噥噥倍形恩愛房中裝飾頗華麗王君見余等至卽起立迎迓麗人亦笑容可掬斌媚動人邀余等坐卽以一物授余其形長而圓長約三四寸一端略尖一端稍平以鼻嗅之略含烟味訊諸少秋始知爲雪茄烟也麗人又以洋火授余余此時躊躇者再此不知孰爲首尾含於口中不識用尖之一端乎抑非尖之一端以目偷視少秋始知尖者含於口中燃以火約七八分鐘猶未吸着蓋此時少秋與王君正在寒暄故未之覺惟麗人則鳳目含情睨余微笑而不發一言余實不能耐乃謂麗人曰此烟非走潮者乎麗人仍笑而不答以左手輕拍王君之肩請看之請看余已不可忍將烟擲於地少秋問余何爲余曰此走潮烟不能吸也麗人則笑不可抑將身倒於王君懷中笑猶不止少秋乃謂余曰汝旣不知其理盍先請教他人往往自負聰明卒惹旁人耻笑汝須知吸雪茄時先將尾端剪去否則兩氣不接如何可吸余聞之頰然曰以後明白矣乃各一笑而止

閒談片時。衆賓都絡繹而至。有姓朱名石金者。短而肥胖。有姓張名進儂者。長而瘦削。有日光如鼠名陸仁三者。有癩嘴名李文甫者。連少秋及余等共七人。依次坐下。麗人坐於王君之側。訊諸少秋。始知麗人卽金小寶。爲海上校書中之頗負盛名者。小寶尙有侍房二人。一名老三年約三十左右。一名阿金。年約二十一二歲。二人雖不如小寶之華麗。尙有娟媚之態。而又以老三爲可取。時向余微笑不止。二人殷勤酌酒。酒過數巡。王君囑老三將局票取來。先請少秋叫局。少秋卽將局票上書。明同樂坊花桂香。乃輪至朱石金。叫小花園金鳳仙。張進儂叫新清和雅琴。陸仁三叫桃源坊花鳳蘭。李文甫叫迎春坊小雙珠。衆客次第叫畢。惟余則一時無從落筆。繼而猛憶之曰。有矣。有矣。乃振筆疾書。東薈芳花。二寶局票。旣去約十餘分鐘。小花園之金鳳仙。先至蓮步。姍姍含情。脈脈坐於朱石金之左側。唱一齣小曲。鶯聲嚶嚶。宛轉可聽。唱畢。斜睨石金。微微一笑。余春申雜咏中。曾有個儂無限含情處。盡

在。微。微。一。笑。中。之。句。蓋。卽。指。此。也。有。頃。幔。帷。微。啓。一。麗。人。又。至。珠。光。照。采。巧。髻。新。奇。較。金。鳳。仙。更。形。斌。媚。坐。於。李。文。甫。之。側。始。知。爲。迎。春。坊。之。小。雙。珠。也。唱。一。齣。李。陵。碑。激。昂。慷。慨。中。略。有。悲。傷。之。意。唱。未。已。桃。源。坊。之。花。鳳。蘭。新。清。和。之。雅。琴。同。樂。坊。之。花。桂。香。均。先。後。而。至。一。時。羣。芳。會。集。燕。語。鶯。啼。如。在。衆。香。國。裏。如。登。廣。寒。宮。中。惟。余。所。叫。之。花。二。寶。尙。未。至。久。之。一。僕。婦。謂。余。曰。花。二。寶。在。青。蓮。閣。接。客。此。時。猶。未。回。也。衆。聞。之。皆。譁。然。而。笑。余。甚。難。以。爲。情。俄。而。一。老。嫗。進。後。隨。一。女。郎。靨。白。脣。紅。雖。不。如。座。上。諸。麗。人。之。斌。媚。而。臉。上。之。脂。粉。較。多。於。諸。麗。人。惟。映。現。於。電。燈。光。下。則。歛。紋。畢。露。如。較。諸。麗。人。稍。遜。一。籌。耳。女。郎。何。人。不。言。而。可。知。爲。東。薈。芳。之。花。二。寶。也。二。寶。旣。至。亦。坐。於。余。之。左。側。如。飲。啞。口。之。湯。一。言。不。發。窺。其。眉。宇。間。有。一。種。跼。躅。不。安。之。態。諸。麗。人。旣。來。或。唱。一。齣。戲。或。唱。一。曲。歌。二。寶。則。默。不。出。聲。諸。麗。人。皆。交。頭。接。耳。談。吐。生。風。二。寶。則。呆。坐。如。木。雞。不。敢。稍。動。更。有。惹。人。注。目。者。諸。麗。人。皆。衣。裳。豔。麗。

體態娉婷而二寶則勿如因此種種之比較不啻小巫之見大巫東施之見西施宜其不安於座也有頃二寶去少秋訊余與二寶何時相識余此時略有醉意竟將打茶碗坐馬車敲竹槓等種種醜史說出座上皆捧腹不止無一人不說爲瘋生曲辯子也

海若曰自負聰明卒惹旁人恥笑世之往往自負者三復斯言

第二十五章

邑廟遇艷 二十五日

日前聞少秋說城內城隍廟較蘇州玄妙觀熱鬧且附近一帶市肆殷繁與洋場十里間別具一種風景且豫園更有蘭花會之舉屆時定必紅男綠女絡繹於途余既無事盍往一參盛舉計既定乃往少秋店中約伊偕行而少秋因事外出不得已雇車獨往約十餘分鐘已抵邑廟付資入門一道裝者謂余曰先生進香乎有香燭在可少購也余既聆其言竊思入廟不進香未免有逆神佛不如順天行事爲是乃略備香燭逕往佛殿時進香者均爲七

八十歲老嫗張其癯嘴喃喃不已。適一年約花信之女郎亦雜於老嫗中拜佛。余一時好奇之心頓起。憶及唐六如戲秋故事。竟奔往佛前與女郎合拜。女郎爲之頰然一笑而起。逕往右側廂去。余欲尾之行。剎那間已不復見矣。自佛殿出逕往後行。經九曲橋而東。欲汎蘭花會。遍尋之不獲。見後見牆上廣告。始知爲陽曆二十五號。非陰曆二十五日。悵惘不已。正欲前行。適一人自人叢中出手托竹盤。口內呼曰。一只銅版。買一個。買去看了。哈哈笑。余不知其所售何物。乃出銅版一枚。與賣者。賣者授余小紙包一。謂余曰。須在無人處。獨自開拆。否則失其靈驗。余諾之。適左側有廁所。余乃往廁所中去。將紙包拆開。噫。此人真欺余者。包中非他。乃一個蚤。蝨耳。憤甚。棄諸糞桶中。上海地方真所謂無奇不有矣。行數武。瞥見夷房高。蠹廣廈千間。勸業場也。入門時。先售門票一紙。每票計洋一角。場內萬商雲集。遊女如雲。洋洋大觀也。而尤以三層樓之女子新劇所演。專制婚姻一節。爲最有可觀。劇中記俄國

某村有一女郎幼失怙恃賴叔嬸撫育但叔嬸以女非己出居恆虐待之惟其跛足之祖父憐女孤苦愛之甚女郎長成後艷妍動人求婚者踵相接但該處婚姻習俗甚惡非但由父母或家長之意見而定婚姻祇要富有便可出錢買所愛之女與己定情名爲買婚故女郎之叔嬸居爲奇貨冀獲大財由是求婚者乃叔祇擇家產富裕不問人之老少醜陋女郎知之惟背人彈淚有日女郎之友來女郎導之赴曠地並坐於樹下談心移時女歔歔曰姊乎汝亦知余今日之痛苦耶今爲姊告當客歲嚴寒時大雪沒脛余不良之叔嬸使余冒雪負物幸得一少年擊退之救余脫險否則殆矣自此少年與余情感日深但叔嬸嫌其貧別有用意故好事不諧女郎言已有一大佐經過睹女郎貌頻頻注目女郎不睬復與其友接談曰今庚夏間余驅鵝返家叔父忽和顏悅色告余曰吾家來一新婿汝盍去一面之余卽入看卽是近村之老富翁其人仗財勢無惡不作大恚曰此儉非余之偶女郎正言時那

老富翁忽戾至百般獻媚女郎惡之將瓶擊去老富翁以不得女郎歡乃與其前歡之少女結婚事爲女郎之叔知責問老翁何故毀婚約老富翁曰無怪余實令姪女不願耳乃叔聞言遂怒責女郎其媼更痛毀之乃祖睹此心酸徒以子媳兇悍不敢撻其鋒直待子媳走出乃安慰女郎時交夜半女郎坐房中乃祖出女郎父母遺像示之女郎觀後不禁珠淚奪眶出恐傷祖父心遂起身至窗口忽見心愛之少年直立樹下注視窓內噓氣作聲招己其時叔媼於外室商議處置女郎之策女郎從窗口奔赴少年處互道相思兩人正在卿卿我我之際忽聞祖父喚聲乃捨少年奔返明晨少年來女郎之叔阻之少年乃道其來意云欲赴舊金山特來與女郎告別無他意少年入室與女郎會晤不忍遽別乃叔卽逐少年出一日爲老富翁與少女結婚之日乃叔甚恨女郎之不懂事致失此一注大財忽接季弟自舊金山來信云已爲姪女得佳婿特請定奪云時適大佐來訪女郎乃叔以軍人難惹謊答

無。有。大。佐。遂。去。行。經。曠。地。見。女。郎。正。在。浣。衣。遂。上。前。欲。施。強。暴。時。適。大。雨。女。郎。將。大。佐。用。力。擊。倒。逃。返。家。中。泣。告。祖。父。曰。大。佐。欲。加。強。暴。被。兒。擊。死。恐。大。禍。不。遠。矣。乃。叔。聞。女。郎。闖。禍。速。逃。赴。舊。金。山。季。弟。處。暫。避。由。是。略。携。行。李。偕。其。妻。與。女。郎。冒。雨。而。出。使。跛。足。之。老。父。守。屋。抑。知。大。佐。並。未。擊。斃。俄。頃。率。隊。來。報。復。女。郎。之。祖。毫。無。懼。色。及。持。鎗。逼。其。速。出。其。時。狂。風。怒。雨。雷。聲。大。作。大。佐。行。至。門。首。忽。觸。電。而。斃。老。人。加。手。於。額。曰。上。帝。有。靈。斃。此。惡。人。而。女。郎。之。叔。嬸。偕。女。郎。赴。舊。金。山。上。船。時。正。遇。少。年。女。郎。見。後。欣。然。卽。趨。與。語。數。日。後。船。抵。埠。女。郎。與。叔。嬸。登。陸。少。年。代。負。行。李。送。女。郎。等。入。旅。店。而。別。有。頃。女。郎。之。季。叔。來。與。兄。計。議。意。欲。出。售。女。郎。於。是。兩。叔。一。嬸。偕。女。郎。上。火。車。逕。赴。俄。人。聚。居。處。廝。下。少。年。再。至。旅。店。不。見。女。郎。後。遇。友。告。其。頃。見。女。郎。等。乘。車。赴。某。處。於。是。少。年。趁。車。追。至。是。日。買。女。郎。者。來。欲。看。女。貌。然。後。定。價。乃。叔。卽。冒。呼。少。年。名。女。郎。聞。聲。以。爲。少。年。果。至。遂。出。外。室。探。望。抑。知。是。乃。叔。之。奸。計。買。

女。郎。者。見。女。郎。貌。果。妍。麗。遂。定。買。婚。金。一。千。元。雙。方。說。妥。擇。日。結。婚。當。彼。等。談。時。女。郎。在。內。已。聽。清。楚。乃。叔。與。其。兄。嫂。商。議。妥。法。女。郎。乘。彼。不。備。越。窗。而。逸。待。叔。等。覺。着。女。郎。已。杳。如。黃。鶴。矣。當。女。郎。逸。出。後。不。知。路。徑。任。意。所。之。其。時。少。年。已。追。抵。該。處。正。遠。遠。行。來。女。郎。誤。爲。別。人。匿。身。隱。處。致。彼。此。當。面。錯。過。是。晚。女。郎。露。宿。街。頭。警。士。來。喚。起。女。郎。言。語。不。通。作。手。勢。以。叔。媼。虐。並。欲。售。去。之。意。警。士。曰。余。不。明。汝。意。遂。帶。入。警。署。當。初。兩。叔。一。媼。遍。尋。不。見。遂。返。寓。其。時。警。士。已。問。明。女。郎。送。其。返。寓。女。郎。堅。不。肯。入。聲。言。彼。等。百。般。虧。待。今。欲。售。余。無。如。警。士。不。通。其。語。叔。媼。見。警。士。送。女。來。卽。假。作。驚。喜。憐。愛。狀。冀。警。士。不。疑。翌。日。少。年。至。女。郎。寓。向。附。近。探。問。警。士。不。知。其。詳。少。年。乃。去。是。日。買。女。郎。者。來。女。郎。急。以。快。剪。藏。諸。懷。中。隨。叔。出。乘。間。拔。剪。向。其。人。刺。去。乃。叔。急。奪。去。其。剪。此。時。少。年。已。訪。知。女。郎。之。寓。處。推。門。欲。入。被。女。郎。之。季。叔。所。阻。少。年。無。奈。急。見。一。牧。師。入。室。少。年。知。是。女。郎。被。其。叔。賣。與。人。家。結。婚。急。赴。警。署。

報。告。警。士。等。卽。乘。車。問。女。郎。寓。處。而。來。少。年。先。入。時。值。女。郎。之。叔。強。逼。女。郎。
與。買。者。行。婚。禮。女。郎。見。少。年。喜。出。望。外。警。士。等。卽。將。女。郎。之。兩。叔。一。媵。並。買。
婚。人。捕。去。定。罪。監。禁。而。女。郎。乃。獲。與。少。年。自。由。結。婚。焉。演。至。此。遂。閉。幕。觀。者。
掌。聲。如。雷。有。大。罵。女。郎。之。叔。媵。者。有。竟。代。女。郎。淚。下。者。時。座。上。觀。者。漸。散。余。
亦。起。立。擬。至。他。處。正。起。立。時。背。後。一。女。郎。尾。余。後。睨。之。卽。佛。殿。相。逢。之。女。郎。
也。余。向。之。一。笑。彼。亦。嫣然。日。余。兩。心。相。印。未。免。有。情。詢。伊。何。往。彼。云。今。日。適。
因。家。中。有。事。故。不。克。久。羈。卽。擬。返。家。明。日。或。可。再。至。也。余。聞。女。郎。言。如。已。有。
意。乃。約。以。明。日。此。時。仍。在。新。劇。場。相。晤。女。郎。乃。一。笑。而。去。余。亦。返。寓。
海。若。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瘟。生。厄。運。層。出。不。窮。

第二十六章 冒失受辱 二十六日

十。時。許。少。秋。來。寓。囑。余。今。夜。一。品。香。吃。大。菜。余。聞。之。頗。欣。喜。蓋。來。申。多。日。并。
未。食。過。大。餐。奈。佳。期。不。可。誤。乃。假。作。腹。中。畧。有。不。適。須。靜。養。爲。是。少。秋。旣。去。

余本擬卽刻啓行。奈今日天空中。之太陽與壁上之時辰鐘。故意與余作對。素日間。忽而晝。忽而夜。一剎那間。如白駒過隙。今則遲遲我行。麻煩欲死。天乎。天乎。胡竟若此。惡作劇耶。有傾午餐既畢。卽乘車逕往勸業場。奈此時天色尙早。故場中遊人寥寥。余卽獨坐劇場中。靜以待之。時新劇尙未開幕。場中惟四五頑童。在內打架。一兒將余髮辮用力一挽。余怒甚。將手一揮。一兒朴於地。大哭不起。羣兒繞余大噪。不得已出銅元二枚。給兒始了事。蓋余之所以大怒者。非過意與兒爲難。蓋今日特赴佳期。於是將髮辮理之。再理梳之。再梳光而且滑滑而且光。今被一兒挽過髮上風頭。難以出足也。詎知一怒而兩銅版灰氣。此時場中遊客絡繹而來。惟昨日之女郎尙未至。繼而思之。余雖牢守場上。而場甚廣。若余守在此。而女郎往彼處尋我。豈非失之交臂乎。思之。再得一妙策矣。不如守於劇場門口。則女郎來時。卽可會晤。乃移立門口。冀女郎之來。詎知望穿秋水。不見玉人來。憤恨交集。熱度頓消。劇場

上。人。已。滿。座。劇。雖。開。幕。多。時。而。余。則。醉。翁。之。意。不。在。酒。故。所。演。何。劇。漠。不。關。心。正。在。無。精。打。采。一。女。郎。自。人。叢。中。出。蓮。步。姍。姍。余。大。喜。曰。意。中。人。來。矣。乃。蹌。步。上。前。一。揖。曰。卿。胡。姍。姍。其。來。遲。耶。僕。望。眼。欲。穿。矣。此。時。欲。往。何。處。吃。大。餐。乎。觀。影。戲。乎。抑。仍。回。府。乎。女。郎。聞。之。頓。然。大。怒。適。背。後。一。男。子。來。不。問。三。七。二。十。一。將。余。之。面。頰。上。用。力。兩。下。大。罵。曰。你。這。個。冒。失。鬼。膽。敢。調。戲。良。家。婦。女。罵。時。更。將。余。最。寶。貴。之。一。條。髮。辮。猛。力。揪。住。欲。捉。將。官。裏。去。幸。經。旁。人。再。三。解。勸。始。了。事。余。此。時。雖。受。此。大。辱。意。中。仍。不。能。忘。情。昨。日。之。女。郎。細。察。之。始。知。今。日。之。所。見。者。非。昨。日。之。女。郎。也。自。悔。太。冒。失。最。可。憐。者。光。光。滑。滑。一。條。髮。辮。已。變。了。蓬。蓬。鬆。鬆。一。團。茅。草。矣。正。欲。雇。車。近。寓。而。女。郎。至。向。余。嬌。然。微。笑。者。再。欲。言。而。不。語。者。再。半。晌。徐。言。曰。君。何。往。耶。歸。乎。抑。否。耶。余。聞。嬌。俏。婉。轉。之。聲。竟。頓。忘。頃。之。受。辱。也。亟。曰。余。不。歸。余。正。在。盼。卿。耳。卿。來。乎。僕。待。卿。已。半。日。來。胡。遲。耶。今。往。何。處。去。女。郎。曰。此。地。噪。甚。不。如。往。錦。花。樓。小。叙。乎。

余謹如命。乃與女郎偕往。

既入座。彼此各通姓字。始知女郎方姓名月琴。現居法界頤盛里。年華三八。猶未字人。父已故。家中祇有一母及一妹。母年老耳聾。終日不出門里。妹年十六。在某女校肄業。以校舍距家遠。故寄宿校中。女郎雖未入校。亦略識之。乎其父在時。教之也。父本鹽商起家。家中頗有積蓄。會革命事起。劫掠一空。今所存者。幾百之一二。女郎且談且飲。量甚豪。余時以不規則之語。舉動頻試之。而女郎若卽若離。如嗔如笑。六才所謂。若有情若無情。真令人難以堪也。酒已畢。女郎堅欲會鈔。余再三奪之。卒不可共計。四元二角。女郎付以五元之鈔。票餘者。均作小賧。走僮。感激甚觀。其票洋出手時。十分慷慨。毫無吝惜之氣。誠巾幗而兼丈夫也。

既出錦花樓。逕往影戲場。時正在開演影戲。場中十分黑暗。余與女郎携手入座。并肩而坐於暗黑場中。此時雖不能雙宿雙飛。而鱗鱗鱗之狀。足以

銷我魂魄。慰我相思。頃之一場受辱。亦可以出入相抵矣。女郎欲歸。余挽留再三。卒不肯乃出。勸業場分道而走。臨行時約以明日午後會於寓內。余乃雇車返。

海若曰。瘟生在大庭曠衆之處。受此奇辱。而心中仍不忘情。女子繼而聞嬌俏婉轉之聲。而頓忘前辱。色之魔力大矣哉。

第二十七章 傷不忘情 二十七日

上午少秋來寓云。今日朱石金在小花園金鳳仙校書家中請客。邀余同往。余再三推辭。少秋強欲同往。且云。此刻張進儂陸仁三等均在。大馬路長樂茶樓。茗茗須速往。有要事相商。余以時尙早。乃與之同去。既出大新旅館。向西不數武。適電車停在蒼芳茶樓相近。少秋云。我等不必步行。可乘電車。至大馬路。余方上車。而電車已馳行。少秋不能追及。余急喚開車者。稍緩以待。少秋詎知。竟不由我。主。余到申。雖近二旬。從未乘過一次。故車中規則均未。

熟。悉。少。秋。既。未。登。車。余。乃。不。待。車。停。一。躍。而。下。此。時。車。正。加。大。其。速。度。躍。下。時。不。知。何。故。兩。脚。向。天。已。完。全。失。却。神。經。之。作。用。頭。目。昏。眩。不。省。人。事。久。之。久。之。稍。有。知。覺。惟。不。知。此。時。臥。在。何。處。一。白。衣。者。將。棉。花。等。裹。余。額。上。而。少。秋。石。金。等。均。坐。余。臥。榻。之。旁。余。此。時。如。醉。如。夢。神。思。恍。惚。誤。以。爲。因。酒。醉。而。臥。在。小。花。園。金。鳳。仙。榻。上。乃。謂。少。秋。曰。余。今。日。又。大。醉。幾。不。知。人。事。鳳。仙。此。時。何。以。不。見。語。時。余。之。額。上。稍。覺。微。痛。少。秋。亟。曰。君。此。時。清。楚。乎。我。等。魂。靈。兒。幾。越。出。竅。外。乃。將。跳。電。車。跌。仆。事。備。述。一。遍。余。乃。恍。然。明。晰。如。大。夢。方。回。此。時。所。臥。之。處。非。小。花。園。乃。仁。濟。醫。院。旁。之。衣。白。衣。者。乃。看。護。人。神。思。既。清。而。周。身。始。覺。劇。痛。額。破。之。處。如。碗。口。大。痛。不。能。忍。血。流。猶。未。止。所。裹。綿。花。盡。成。赤。色。有。傾。醫。生。又。至。再。用。藥。加。敷。於。額。血。始。止。痛。亦。稍。愈。少。秋。等。乃。別。余。而。去。余。此。時。憶。及。昨。日。女。郎。之。約。亟。喚。看。護。者。請。少。秋。返。因。有。要。言。相。託。看。護。者。既。去。有。頃。少。秋。至。余。謂。之。曰。叮。嚀。大。新。旅。館。茶。房。如。有。人。來。視。余。

則說明原由轉請至此地相晤千萬不可有誤少秋諾而出。

海若曰瘟生受盡無數磨折始克到申豈知又吃如此大苦我爲瘟生叫冤枉。

第二十八章 不速麗姝 二十八日

額上血雖停流較昨日益覺劇痛且腰間肘下亦現酸痛據醫生云受傷頗重非一星期不能告痊且此一星期中宜靜養醫院不可越雷池一步蓋傷痕受風最易復劇余此時頗形焦灼繼念昨日之失約心中更覺徬徨不知彼姝者子果如約而來否抑或失約未至若果失約不至則今日必來想少秋必不負我所託則女郎至寓茶房亦必說明理由且告以所在女郎而有天良者必來顧我有傾少秋至余訊以昨晚小花園如何豪興少秋云因君受痛諸君十分抱歉故昨晚之約竟作罷論俟君傷處告痊再行另約云云余曰萍水相逢竟如此熱腸相待真令人感激不已話談有時少秋別余去。

此時病室中。祇余一人。沉吟牀第間。淒涼寂寞。痛苦萬分。左右思量。百感交集。不知家中近況若何。我妻日來無恙否。元旦在岳家所晤之。二三女郎。不知已到校否。設女郎而已到校矣。則今日已在滬上。咫尺天涯。望美人兮。不見余。雖在掛念。而不知彼。二三女郎。亦能憶及之否。若果兩心相印。亦在掛念中。則余將何以爲情耶。正在胡思亂想。一看護者至。謂余曰。門外一女子。欲見木林先生。余大喜過望。想此時來者。必係月琴女士矣。速喚看護者。請女郎進。俄女郎來矣。噫。女郎非月琴。一面不相識之人。豐頤便體。雖乏飛燕之嬌。却有玉環之美。若用天平秤之。必有兩擔以上之重量。彼既見余。亦莫名其妙。余乃謂之曰。女士大駕來。此不識有何貴幹。女郎曰。儂欲見木金先生。非欲見君也。余亟曰。欲見木金乎。余非木金。乃木金之弟。木林也。女郎又曰。然則見木金乎。余曰。未女郎乃去。去而反顧者。再余以目送之。女郎如會意。而形其感激之意。噫。夕陽雖好。無奈黃昏。而女郎去矣。去已遠矣。安得化。

身。蝴。蝶。飛。往。鬢。邊。再。親。芳。澤。也。

海若曰。瘟生在生死關頭。又頻頻念及女郎。繼見目不相識之女郎。而欲化身蝴蝶。瘟生真可殺。

第二十九章

病榻殷勤

二十九日

病室內十分寂寞。除一日三餐外。惟有遊黃梁。養精神。爲得趣。午餐已正。欲復眠。而月琴果至。入余病室。不暇與之寒暄。緊握余手。發其至淒慘之音。曰。君何爲而然耶。儂因身子不適。臥榻二日。今日稍痊。雇車至大新旅館茶房。云君在醫院中養病。儂聞之。驚駭欲死。君果患何病耶。今日病勢若何。茶欲飲乎。飯欲食乎。洩欲解乎。體畏寒乎。頭暈眩乎。手足酸痛乎。何以額上纏以白布。頭顱畏風乎。語時。以嬌嫩之櫻唇。湊余面部。真令人魂靈兒飛去。余亟曰。否。否。皆不然。額上纏布。因一失足。跌仆於地。流血不止。故在此敷治。別無他痛。大約一二日即可出院。請女士母慮待出院後。再與卿約。何如。女郎乃

笑而不語。坐談一刻。欲去。余曰。此地尙有空榻。今晚盍寂此間。聊破寂寞。女郎曰。儂早有此意。且君在此地。飲食等事。雖有看護人料理。總不如家中如意。奈今日家母外出。家中祇有女僕一人。儂若在此侍君。僕必膽怯。故雖有此志。恐不能如願。方命之處。尙希見原。余曰。卿胡客氣太甚。令僕十分愧怍。我等既稱知己。儘可見原。卿之不能留宿外間。其勢然也。僕何敢勉強。女郎曰。來日方長。我等幸福未可限量。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斯二語不啻爲我今日詠也。望君不必憂虞。須自珍攝。今日時已晏。恐不能久留矣。二日後再當前來奉候。乃珍重而別。

海若曰。女郎之語言甜如蜜。女郎之心腸毒如蛇。瘟生奈何不知耶。

第三十章 嫖之經驗 三十日

今日額上已結薄皮。惟體上尙覺疼痛。前二日所服藥水。略帶黃色。味頗甘。今日所換者。星白而帶酸。頗難下口。據醫生云。再待二日。即可出醫院。余悶

坐一室中頗覺無聊之至。午後來一病者與余同居一室。年約三十許。衣冠楚楚。如等人。顏上毫無病容。惟行路時雙足略開如懸重量之物件。在兩足間。訊伊亦無實語。告余支吾而已。後醫生至始知患花柳病。乃與之寒暄。各通姓氏。其人姓王。名木生。在四馬路某洋貨店充司賬者。花叢中之健將也。自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素抱博愛主義。花叢中無論上中下三等。莫不知小王之名。今日之病不知從何而來。在此道中研究有素。故對於嫖之一字頗多經驗。余聞之大喜曰。先生既多經驗。僕不才願以師禮相見。先生其不我棄。望有以教我。蓋僕到申雖有一月之久。對於嫖學一道尙門外漢。王君乃曰。凡嫖須有嫖之資格。第一以面子漂亮。若瘟生阿木林走進堂子。不但是暗中奚落甚。且當面欺凌。有錢者則背地裏灌些米湯。騙伊幾許金錢而已。若老於嫖界者。則不然。非但不敢得罪。且趨奉週到。故今日之人欲向花叢中尋樂趣。既有金錢須有資格。或祇有資格而無金錢者。亦不敢十分。

簡慢若遇一般瘟生。只有金錢而無資格。則騙却金錢之不足。更使種種法術欺侮之。可憐。這般瘟生有冤莫訴。君以爲然否。余聞之。十分嘆服。蓋余受種種痛苦。大半皆在缺乏資格之故。今日幸遇王君。不啻航海之南鍼。將來資格得以進步。受惠於王君者良多。稱之曰師。亦可不愧。醫生診驗既畢。木生卽出醫室。晚餐後書信二通。一寄余妻。一寄岳父。略述在申狀況。海若曰。凡拜師。但聞有拜業師。而未聞有拜嫖師。有諸自瘟生始。

第三十一章

病中受騙 二月初一日

上午余尙未起身。木生已至。行色匆匆。如有緊急事情。一時難以措手者。遽謂余曰。余之表兄陸某。因犯租界規則。此時已進捕房。在一點鐘以內。出五十金者。可以贖罪。否則入獄治罪云云。此時無路可商。親戚處借出之款。午後方得歸還。是以急也。余既聞之。乃曰。敝處尙有餘款。約計四十餘元。本欲交付醫款。今此款儘可稍緩。暫移一用可也。木生甚爲感激。既去。又越二時。

許少秋至。余卽以前事告知少秋。少秋曰：海上狡滑者多。凡遇土頭土腦者，每用種種騙術，實行敲詐之手段。今日之事，恐又上其鈎矣。余曰：此事可不。必虞此人。語言靈活，衣服華麗，聽其一席話，如在花叢中，頗負盛名者，想不以此區區之數而墜其一生之名譽也。少秋曰：汝誤矣。上海人名譽二字，早已棄諸腦後，姦淫欺詐而不知恥，奴顏婢膝而不知羞，人心之壞至此已達極點，豈再能顧及名譽之喪失與否耶？今日之事已墜其術中，而君尙懵然未知耳。余聞少秋言，心如稍惑，深悔當初太覺忠厚。然少秋慮之太過，亦未可知。或王君係少年老誠，以余之心爲心，以余以待王君而轉待余，亦未可知。總之，王君去時約以午後卽趙，則在此半日中，驗其信用之有無可耳。少秋亦無語。三時許，少秋既去，余獨處病室，以待王君。詎知望眼已穿，而王君竟如黃鶴一去不復反。殆至晚間十一時，猶未見來，乃悵悵而睡。朦朧中，髻扣扉聲，余疑王君來也。急披衣起，啟戶視之，但聞犬吠聲與風吼聲兩相。

酬。答。而。已。

海若曰。上海人。不顧名譽。誠然。識然。少秋不媿爲過來人。

第三十一章

曲辯得情

二月初二日

昨日盼望木生來院。詎知至今日猶未見至。且余囊中祇存四十餘元。今盡被木生借去。而醫藥及膳宿各費。均未付清。不得已。飭人去請少秋來。有頃少秋至。謂余曰。我之眼光。若何。君又受此騙局。可憐。可憐。余曰。此事不必說起。人在倒運時。萬事均不得利。大好頭顱。跌破之不足。又遇此種魔鬼。眞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然事已如此。亦無可如何。今已牀頭金盡。無處設法。不得不商諸於君也。少秋乃往中國銀行。打五百元一紙支票付已。蓋少秋店中與銀行素通往來。且去年年底。余家以五千元存在少秋店中。至今尙未取利。今既支洋五百元。與前日所支之數。約計千元。尙存四千餘元。在少秋店中也。少秋付過支票後。因事卽去。去後不多時。而一人又來望余。此人

之來足以慰我寂寞解我憂鬱能引起我精神提高我興致使頃刻之煩惱均付諸流水而滿室生春伊何人伊何人乃天上人間絕色美人勸業場遇見之月琴也月琴之來手提飾盒盒中滿貯糖果悄謂余曰君在此影隻形單飽受淒涼況味儂不能常侍左右此箋箋者不過供晨昏點饑之品聊以表儂愛君之熱誠耳望勿見棄晒納爲幸余此時感激之心已達極點一時雖有萬語千言不知竟從何說起展轉思量祇說敬謝女士結草銜環不足以報此隆情也余在醫院已三四日髮辮尙未修飾一次月琴乃躬親爲余梳理余於此時將往事思量不竟有感於中心乃憶及東薈芳花二寶當鱗鱗鱗之時亦親爲余梳理髮辮殆後日不依其言竟反面無情如同陌路恐今日之月琴亦如前日之二寶耳

繼而思之斯數語者未免太嫌薄倖耳前日之二寶妓女也今日之月琴乃良家婦女也以良家婦女而比諸烟花下妓噫如余者喪心極矣且二寶處

處。用。敲。詐。手。段。對。付。我。今。月。琴。非。但。不。用。敲。詐。且。處。處。用。款。均。歸。月。琴。今。日。又。贈。余。果。品。無。數。若。月。琴。而。果。薄。情。者。則。今。日。敲。詐。之。不。暇。豈。肯。再。費。却。許。多。銀。錢。贈。余。種。種。食。物。月。琴。誠。多。情。者。尙。何。疑。哉。然。余。更。有。惑。焉。月。琴。貌。頗。妍。麗。何。以。竟。鍾。情。於。余。一。人。身。上。且。上。海。美。男。子。何。至。數。千。百。人。何。處。不。可。售。其。情。個。中。情。節。大。可。以。資。研。究。者。噫。我。知。之。矣。夫。人。之。心。理。各。各。不。同。彼。姝。者。子。必。別。具。一。種。眼。光。別。抱。一。種。宗。旨。蓋。海。上。美。男。子。本。多。於。鱗。奈。誠。實。者。少。狡。獪。者。多。終。不。如。鄉。間。之。忠。厚。誠。實。然。則。月。琴。之。與。我。不。加。白。眼。其。眼。力。真。高。人。一。等。噫。月。琴。月。琴。汝。誠。余。之。知。己。也。

月。琴。見。余。展。轉。沉。吟。殊。深。疑。慮。余。卽。表。白。余。志。以。釋。其。疑。并。陳。種。種。感。德。之。誠。意。乃。有。意。欲。顯。余。之。闊。綽。將。五。百。元。之。銀。洋。支。票。再。三。檢。察。而。月。琴。竟。毫。不。注。意。漠。然。若。不。之。見。余。暗。嘆。曰。如。月。琴。者。真。所。謂。大。家。女。子。也。今。日。何。幸。得。遇。此。人。此。次。到。申。以。前。雖。遇。種。種。失。意。自。今。以。後。想。不。致。再。有。若。何。挫。折。

矣。語有云。以前之事。譬如昨日。死以後之事。譬如今日。生。余今者。實亦此耳。話談有頃。已近黃昏。月琴乃告別而去。約以明日在大新旅社相會。蓋額上已痊。身體所受之傷亦愈。故擬明日出院。晚餐已畢。一醫生來與余閒談。自云張姓。字伯濤。曾卒業於日本醫學校。年齡雖輕。而資格頗老。乃相談鄉間境況。余卽將春間桃紅柳綠時如何開懷。或登叢山。或臨流水。如何幽雅。張君爲之神往。有傾別去。余亦就寢。

海若曰。鄉人較上海人忠厚。說得不差。以其忠厚也。方能敲大竹槓。

第三十三章

番菜出醜

二月初三日

今日預備出院。晨起將室內整理一切。適一醫生至。余卽告以出院之理由。醫生復將診脈一過。又向額上傷痕略一檢察。乃謂余曰。今日出院。須以謹慎爲是。酒與色。切宜注意。蓋前日之跌仆。下體及頭部均受劇傷。酒能傷腦。既犯之後。恐復作痛。若復痛之後。更難速愈矣。余謹聆其言。卽算清醫金。及

一切雜費。卽於十時出醫院。乘車逕往少秋店中。不料少秋因感受風寒之故。以致頭目暈眩。臥榻不起。余至店時。正在呻吟不已。見余已出病院。而少秋之精神爲之稍振。寒暄片時。仍回至大新旅館。此時念月琴之心甚切。乃訊明法界。願盛里如何走法。正欲雇車至法界。而月琴已來。乃大喜。過望。月琴謂余曰。儂先往醫院探望。不料業已出院。乃至此間問訊。適君已在此。想貴恙已全愈矣。堪慰儂心。今晚擬往一品香。番菜館小叙。聊賀貴恙告痊之喜。不識肯領情否。余亟曰。蒙女士如此盛情。何以報德。今晚之約定。當遵命。月琴乃大喜曰。今日家事未畢。須返舍一次。晚上六時許。儂先至一品香待君。屆時或可與舍妹同往也。乃去。

鐘鳴六下。卽問明路徑。始知一品香在四馬路西跑馬廳轉角上。房屋軒敞。陳設精良。甫入門。一僕人卽謂余曰。來……來……在此……在此。余乃不與之辯。尾其行。殆至樓上十八號座室。曰是矣。請入座。見月琴已在內。然余深爲

駭異彼何人斯何以能識余與月琴爲同來者乃至外間訊以故僕人曰女郎來時謂我曰若有一土頭土腦之士老兒肩垂豚尾者至須令至此今見閣下肩垂豚尾土氣冲天知爲與女郎相識者故領至此間胡駭異之有余聞之大慚恨不得立刻將此髮辮剪去以息胸中之憤然余料女郎必不出此不倫之言以污辱我若女郎旣出此言輕薄我則何必請余至此或僕人狡獪有意嘲我亦未可知耳旣入座乃戲謂月琴曰余觀上海人叢中垂髮辮者十無一二明日亦擬剪去女士以爲若何月琴乃莞爾曰儂早有斯見欲言而不言者惟恐君之不聽耳今旣自願請毅然決然卽於此時實行乃喚西蕙至速取剪刀來余急搖手曰且緩且緩容余三思之未爲晚也乃一笑而罷余聞女郎喚西蕙乃知此地之僕人名喚西蕙未幾一西蕙進手捧一牌請點菜月琴又將菜牌授余先點余於此時竟無可如何欲裝在行而自點則菜牌上足有數百種不知何者爲適口何者爲不適口且牌上種種

名詞均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如之何。則可。若說不能點。或請月琴代點。則又恐被伊笑。余爲外行。左思不是。右思不是。眞紅娘姊所謂好叫我左右做人難也。不得已。請月琴先點。月琴乃點鷄絲鮑魚湯。既點。又授余。余乃暗思之。他既點鷄絲鮑魚湯。余何不點鴨絲鮑魚湯。西蕙大笑曰。此地祇有鷄絲而無鴨絲。月琴亦大笑不止。余竟老羞成怒。曰。大番菜館中。竟不備鴨絲鮑魚湯。未免太嫌缺點耳。西蕙不與我辯。又問用何種酒。余卽應之曰。京莊二斤西蕙又笑曰。無。余又曰。然則紹興可也。西蕙曰。此乃係番菜館。非中國酒店。先生其殆矣。余曰。汝店中所有者。何種酒。西蕙卽曰。白蘭地。牌皮酒。葡萄酒。等種種。余乃問月琴。月琴曰。五星皮酒可也。西蕙乃去。臨行時。口中喃喃曰。瘟生阿木林。沒有吃過大菜。今天也要來顯醜。眞可笑。余假作未聞。酒既至。飲於口。略帶苦味。與中國酒不同。初飲不甚適口。回味之。頗覺有趣。雖不善飲者。亦可上口。此時菜未至。惟檯上置如餅。非餅之點心。二盆更有可異之。

點。在。座。上。刀。一。叉。一。不。知。其。何。用。獨。未。見。有。筷。子。不。勝。駭。異。乃。問。於。月。琴。始。知。其。細。底。余。此。時。如。同。傀。儡。不。識。不。知。菜。既。至。見。月。琴。如。何。余。亦。如。何。月。琴。點。何。菜。余。亦。點。何。菜。最。可。恨。者。西。蔥。三。四。人。環。立。余。之。左。右。吃。吃。笑。不。止。迨。月。琴。點。生。煎。豬。排。一。西。蔥。卽。顧。余。曰。先。生。想。必。也。是。豬。排。余。此。時。本。十。分。忍。氣。乃。曰。余。偏。不。用。豬。排。乃。點。生。煎。羊。排。西。蔥。又。大。笑。不。止。急。搖。手。沒。得。沒。得。此。乃。特。別。大。菜。店。中。沒。得。月。琴。亦。笑。謂。余。曰。君。既。不。明。大。菜。何。必。假。裝。在。行。人。種。種。出。醜。余。無。奈。乃。強。爲。之。飾。詞。曰。余。有。意。與。伊。等。弄。趣。耳。因。腹。中。飽。滿。實。不。能。再。食。也。月。琴。曰。祇。食。過。五。香。鴿。子。及。鮑。魚。湯。豈。能。飽。腹。余。曰。然。則。亦。豬。排。可。也。西。蔥。乃。去。片。時。菜。又。至。余。此。時。用。刀。又。已。得。其。巧。妙。不。待。月。琴。動。手。余。先。割。下。大。嚼。豈。知。所。用。之。刀。鋒。頗。銳。利。偶。一。不。慎。竟。將。脣。皮。割。破。一。時。血。流。不。止。月。琴。見。余。流。血。卽。將。大。菜。檯。上。之。白。布。代。余。按。住。剎。那。間。白。布。上。盡。成。紅。色。與。汁。跡。相。映。若。天。然。彩。畫。乃。掃。興。而。返。

海若曰。因吃大菜。而出醜。因出醜。而流血。真太不值得。

第三十四章

誤投醫院

二月初四日

昨日月琴約余時。頓忘醫生之囑。迨至食畢返廬。始憶及之。然酒已下肚。已難吐出。卽今日能吐出。而酒性已滿筋肉中。亦難洗滌。殆盡。且昨日若不相約。則酒不致誤飲。既不飲酒。脣皮必不割破。嗚呼。我命胡蹇。我累胡多。今日既誤飲酒。又破脣皮。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如再往醫院一行。請速治之。不致留爲後患。計既定。乃雇車逕往同濟醫院而去。有頃。車已停付資入內。詎知相隔一日。門市已非。房屋器具及所僱僕役人等。均與昨日不同。余不勝駭異之。至余乃訊一僕。此地有張伯濤先生否。僕略一沉吟曰。不知可去。訊門房可也。乃又訊門房。亦略爲沉思。乃曰。張伯濤先生乎。余曰。然。渠曰。此人前在仁濟醫院中。不知今日在何處。余乃恍然大悟曰。是矣。是矣。蓋余前日所廝。乃仁濟醫院。未知今日何以至此地。仁濟與同濟。其音略同。故誤。

至此間。又雇車再往仁濟醫院。既入門。卽訊張伯濤先生辦公處。奈已公出。乃坐在掛號處。待其返院。詎知待至夕陽已墜。猶未見來。欲訊問他醫生。而醫院規則過時。概不診治。仍雇車回寓。幸此時脣部之疼痛已止。額上暨身體下部均不作痛。大約不致復痛矣。心中乃稍寬。惟脣部割破後。飲食不易。自昨晚起。祇能食粥湯少許。發言亦不甚便利。凡人因稍受痛苦。卽無精打采。百不如意。況余舊恙初愈。又受磨折。亦云慘矣。晚餐後。本擬往少秋處。恐脣部再受傷。略憩片時。卽寢。

海若曰。仁濟與同濟。不但瘟生易誤。凡初至上海者。須牢誌。

第三十五章 新舊半齋 二月初五日

晨起無事。適月琴同一女郎來。笑謂余曰。君識此人否。余笑曰。如曾相識者。但一時不能記憶耳。女郎頰然低其粉頸。頻弄其手中帕。帕色淡紅。與杏臉相映。可稱雙絕。月琴曰。此表妹也。名翠英。今日江灣賽馬。儂等已雇馬車在。

門首擬往觀焉。君若能同去，無任歡迎。余笑曰：「旣蒙寵招，敢不奉陪。」乃三人乘車而去。沿途萋萋芳草，嬈嬈垂楊，日蔽微雲，風拂春服。道旁梅花車中人面若相爭妍，而鬪艷。馬聲得得，車聲隆隆，俄而已抵跑馬場。乃售票而進，旣入座，適在開跑。人則錦衣馬，則金勒入欄，而後一字並排，泊乎鎗聲一響，眞有所謂風入四蹄，輕者旁觀之人莫不興高采烈，掌聲如雷。在座時，余坐於中央，左爲月琴，右爲同來之女郎。旁人見之不啻左妻右妾，然余此時竟不敢少動，深恐二十一日酉時耳。約坐一時許，月琴曰：「可以去矣。」余亦韙其言，乃出跑馬場。惟來時所雇之馬車已反，彼女郎云：「不如乘火車返申。」余問月琴曰：「此地有火車乎？」月琴曰：「有往西半里許，卽爲江灣車站。蓋江灣距上海十餘里，爲上海與吳淞之中心點。我人欲往吳淞，須先經過江灣。正在話談之際，火車已至，乃售票登車。幸時未晏，故觀者均未動身。車上不見擁擠，剎時抵上海車站。復雇馬車至四馬路大新旅館，乃謂月琴曰：「今日晚餐，余擬

作東道主不識二位肯領情否二女郎再三推辭卒復依余所請乃問月琴以何處略較清雅月琴云往半齋去如何余本不知半齋全齋卽曰可可繼而頗悔前議余之欲悔非吝惜錢也乃余之脣部尙未復原耳然事已如此亦無可如何月琴云半齋距此不遠步行可也旣至半齋坐甫定乃憶及余之皮夾遺忘枕邊亟謂月琴曰余有要事片刻卽來乃出往西行欲往大新旅館孰知愈行愈遠不得已仍雇車而去旣取皮夾亟又雇車至半齋旣抵門首覺與頃刻稍異進店門而扶梯之步位亦異頗自疑惑旣登樓則樓上之陳式等均大異遍尋二女郎不獲見無可如何仍雇車回旅館將此事告知茶房茶房云半齋本有兩處一爲新半齋坐南向北一爲老半齋坐北向南余始恍然大悟仍雇車而去車行一圈始至原處旣登樓月琴曰君胡遲遲方至令人盼煞若再不至儂擬返家矣余甚抱歉乃以僞言告之酒旣至余以脣傷未愈不敢飲乃勸二女郎伊等亦不願多飲故今日之會宴雖有

麗妹對坐無甚興趣。半時許即出。余儉謂月琴曰：「今晚盍同往觀劇？」若因時宴可宿余處也。月琴曰：「今日不便。」因翠英在此。明日或可如願也。乃去。

海若曰：「瘟生以素不相識之女郎，即曰如曾相識，瘟生之催命符至矣。」

第三十六章

最後損失

二月初六日

余未起身，月琴已扣扉入室，訊以來意。月琴云：「因有要事與君商量耳。」余曰：「何事？」月琴乃欲言不言而沉吟者。再余頗駭異，曰：「卿有何說，何必囁嚅不出？」令人疑慮。月琴曰：「說之恐不能辦到耳。」余曰：「究爲何事，儘可商酌。若不說出，一個悶葫蘆如何猜破？」月琴曰：「說則說耳，惟翠英生命全在此一綫。生機語時以巾拭淚，若含無限淒涼。余亟曰：『半吞半吐，真令人難堪也。』說則說不說則不說，兩言決之耳。」月琴又頻拭其淚，乃嗚咽曰：「君母燥，儂乃告君翠英之父，即儂之姨父也。姓曹名旦生，向在南市警局充巡官，一家八口賴以生活。孰料風波起於平地，我等昨日快樂時，正姨父受苦之日，因警局中煤

汽。燈。機。未。閉。以。致。煤。汽。四。溢。一。警。士。出。火。吸。烟。煤。汽。大。熾。全。屋。盡。焚。不。及。救。濟。一。刹。間。盡。成。灰。燼。今。各。警。士。已。不。知。去。向。罪。在。姨。父。一。人。昨。晚。已。判。決。監。禁。三。年。若。有。三。千。金。方。可。贖。罪。云。云。今。姨。父。急。欲。出。獄。意。欲。將。翠。英。售。去。雖。妾。亦。願。翠。英。亦。不。能。作。主。聽。父。指。揮。而。已。有。王。嫗。者。向。爲。鴇。母。囊。中。頗。有。造。孽。錢。今。願。出。三。千。金。欲。售。之。去。置。翠。英。於。青。樓。中。噫。君。其。思。之。青。樓。者。地。獄。也。豈。忍。將。一。個。好。女。兒。置。之。地。獄。中。耶。今。翠。英。之。志。已。決。渠。云。若。果。售。去。則。待。其。出。身。價。之。後。惟。有。一。死。耳。語。畢。投。入。余。懷。嗚。嗚。咽。咽。而。泣。余。此。時。欲。出。慰。言。苦。無。力。量。家。中。雖。可。取。出。惟。離。申。甚。近。一。時。不。便。乃。謂。月。琴。曰。汝。母。哭。汝。哭。余。亦。將。淚。下。也。凡。事。儘。可。設。法。何。必。如。此。令。人。心。酸。雖。有。機。緣。一。時。亦。想。不。出。來。也。月。琴。泣。乃。止。余。左。思。右。想。實。無。長。策。繼。念。翠。英。嬌。痴。可。愛。果。能。如。願。真。艷。福。不。淺。矣。忽。憶。及。少。秋。前。年。所。借。之。款。除。前。數。日。提。領。外。尙。餘。四。千。餘。元。今。日。無。論。若。何。必。如。數。收。轉。則。此。事。可。成。月。琴。聞。之。亦。面。形。喜。色。且。

日果能如願則不啻再生之德。余乃約以明日十時再商。月琴乃去。臨行時再三叮嚀。翠英生死關頭全在此一日之間。君其努力爲之。余曰勿過慮。儘可達到目的也。乃逕往少秋店中詳述其意。少秋沉吟半晌。乃曰以弟愚見。此事恐又將上當矣。余此時已存勇往直前之心。但知欲得麗人。此外均不欲聞。乃曰無論上當不上當。總之君所欠之款。須今日清楚。以後之事與君無涉。可也。少秋聞余言。如有怒色。乃謂余曰須待二小時。如數歸趙。可耳。余曰既如是。余守待此間可也。少秋匆匆出。約一時許。果至曰款齊矣。共銀行支票二千元。錢莊匯票一千五百元。鈔票八百元。共四千三百元。連前日之數合五千三百元。余一一檢收後。卽回大新旅館。以待月琴來。旣而思之。不如自行送去。一則表示余之誠心救濟。且可認識月琴家中狀況也。計旣定。乃雇車往法界頤盛里。適月琴在家料理家務。見余至。如呈驚駭狀。余亟曰事諧矣。翠英何在。月琴略一沉吟。笑曰翠英正在警廳探父。恐不久卽來。乃

邀余坐殷勤招待余即將支票二千元及匯票一千五百元交付月琴以三千金爲其父贖罪費五百金爲置備妝奩之用另有鈔票二百元以作結婚時一切雜費月琴一一收畢適翠英自外入雙蛾蹙聚靨界珠痕若有無限心事而不可對人言者月琴卽笑曰翠妹汝母傷今事諧矣今日汝父卽可出獄而妹恐不久將作新婦矣速去料理嫁衣裳幸勿假猩猩耐人尋味也翠英聞之頰大暈余聞月琴言亦不安於座乃謂月琴曰余去矣明日再來尙有要事與女士商酌也月琴亦不强留乃乘車返道經東新橋英法交界處一人擦余肩而過祇覺胸際一重初不甚經意迨至旅館檢查囊中皮夾已不翼飛去內貯票洋五百數十元一時頓足欲死卽託茶房去報告捕房據云英法交界地點亦難以檢查且鈔票爲流通之物旣無特別記號恐不易查着云云余亦無可如何繼而思之尙屬不幸中之大幸倘此皮夾遺失於未至法界之前則四千數百元全貯在內今幸已交付清楚惟余之囊中

除交付旅費外，祇存四五元矣。若再不敷用途，又難再向少秋設法。此事甚爲難也。然月琴待余不薄，倘真不敷，或可向伊通融。想月琴不致以白眼相加也。

海若曰：因月琴之一哭，而三千七百元去，因親自送去，而五百餘金又去。

第三十七章

桃花人面

二月初七日

今日待月琴至，詎知三時許猶未見來，乃雇車至法界。此時未知翠英胸中作何感想。其父出獄後不知若何感激。余初見翠英時，萬不料二三日之間，竟能成眷屬。古人詩云：着意種花花不發，無心折柳柳成陰。觀於此，始信冥冥中若有主宰者爲之作撮合山也。雖然，今日翠英已屬余矣，日後如何處置此亦大問題。若同返鄉間，則余妻見之必生醋意。既生醋意，則家中必難安寧。若不返鄉，仍置之海上，恐日後難免不測。左右思量，竟無措置之善法。然事到臨頭，總有生路。此事儘可不必慮。車已抵頤盛里，欣然扣門，半晌無

應者有頃鄰家一老嫗出余乃問以月琴何往老嫗曰月琴乎此人實不知也余又告以月琴爲娟麗女子年約二十三老嫗始恍然曰原來君所問者乃半開門之阿媛耳此人專以賣淫爲業美人其面蛇蝎其心已於昨晚遷往他處去矣余聞老嫗言大驚曰此人爲賣淫婦乎曰然余又曰已於昨晚遷往他處乎曰然然則遷於何處汝知之乎老嫗曰此人行踪詭秘雖親信之人亦難究其底細余又問曰尙有一女郎年較此人略小者爲何人老嫗曰均爲賣淫婦蓋伊等一黨共七八人爲此七八人中以阿媛爲首領卽君所謂月琴是也余此時方寸間不知存若何感想如在夢中仍痴立門首老嫗見余痴立不動逕自去余仍不動迨至夕陽已下電火明時始揮淚而返旣回旅館不食亦不臥此一夜間之若何情狀更不能形之於楮墨間也海若曰二三日之間竟成眷屬瘟生眞夢夢至此方知月琴爲賣淫婦然已晚矣

第二十八章 回頭是岸 二月初八日

余前誦某君咏物詩云。女子還較蛇。蛇兇。又曰。世間最毒婦人。心我常疑之。以謂若而人者。殆所謂。偷夫耳。天地間之怪物耳。余生平之所好者。惟女子。若患病時。一見女子。來問候。勝服一劑。清涼散。卽霍然而起。或遇淒涼悲愴。事欲哭。無淚。欲死不能之時。一見女子。則胸中懊惱頓然遺忘。故余以爲海。可枯石可爛。惟女子必不可少。女子者。天之經地之緯。人之心肝也。在鄉間。時每聞死女子之惡耗。傳來必搶地頓足不止。萬不料女子之肝腸。竟若此。惡毒。一月中竟遭四五次之失敗。大半皆因女子而起。雖然亦不得不怪自己之少。主見。木若不朽。蛀必不生。余若抱定孔子所謂戒之在色一語。則雖有百千女子。亦不能加禍於余。而受此痛苦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後。余必將女子還較蛇。蛇兇之一語。以爲座右銘。永爲規戒。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爲晚也。今囊中祇存七八元之數。若再留連不返。以後恐難。

以支持。且少秋處。因昨日領款之故。已有衝突。若將今日之事。告知少秋。必受其嘲笑。不如不別而行。或另書一信。囑茶房寄去。以誌我過。書略曰。『少秋足下。君見此書時。余已啟行。余之不辭而行。非有負足下。特無面見足下耳。不聽足下言。竟遭魔鬼之詐騙。自今以後。余知悔矣。此一閱月中。費去五千餘金之旅費。增得一番閱歷。世道崎嶇。無處非荆天棘地。人心險詐。一至於此。余本欲將昨日失敗之事。告足下。然余實不忍言。更不欲言。嗟乎。美人者。猛虎也。愛情者。刀劍也。猛虎刀劍之來。可避其鋒。惟此美人與愛情。其來也。若風馳電駛。使人不及避。外人發明避電針。與避風針。特未知有避美人針否。更不知有避愛情針否。若果能發明此針。余必多售若干。以贈普天下之急色兒。登徒子。使之去水火而登衽席。足下笑余爲狂乎。不盡依依。木林倚裝上奏。』書畢。囑茶房寄去。余卽乘一點十五分快車而回。

海若曰。瘟生以後之情形。不知若何。觀其與少秋函。如真能洞澈個中利。

害。然。言。之。匪。艱。恐。再。遇。一。個。女。子。便。忘。今。日。之。事。則。瘟。生。真。不。可。收。拾。矣。
瑯。琊。生。曰。瘟。生。之。瘟。確。乎。可。笑。而。非。我。瘟。之。叙。述。亦。未。脫。瘟。氣。自。命。非。瘟。
其。誰。信。哉。

民國十一年七月四版



瘟生日記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編輯者 滑稽編輯社

發行者 滑稽出版部

印刷者 滑稽出版部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大陸圖書公司